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揚子法言卷一至三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威熙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沈毓鳳

御製書揚雄法言

偶觀法言用智之句喜其有卓識可謂明哲矣夫奔壘之車沉流之航迫不及待安用其智然不有未奔沉之先乎是誠明哲者所宜思也既而笑雄之能為此言而不能行夫劉棻為車航之小而莽為車航之大劇秦美新為在奔沉之先乎抑在奔沉之後乎雄何不思於奔沉之先以致生而有投閣之辱死而蒙莽大夫之謚則是雄之為言仍虛飾之車有繫之航耳吾於是知言顧

行行顧言之爲難也且以知立言之不可不慎也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揚子法言　　儒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揚子法言十卷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考漢書藝文志儒家揚雄所序三十八篇注曰法言十三雄本傳具列其目曰學行第一吾子第二脩身第三問道第四問神第五問明第六寡見第七五百第八先知第

九重離第十淵騫第十一君子第十二孝至第十三凡所列漢人著述未有若是之詳者葢當時甚重雄書也自程子始謂其蔓衍而無斷優柔而不決蘇軾始謂其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至朱子作通鑑綱目始書莽大夫揚雄死雄之人品著作遂皆為儒者所輕若北宋之前則大抵以為孟荀之亞故光作潛虛以擬太元而又採諸儒之說以注此書

考自漢以來有侯芭注六卷宋衷注十三卷李軌解一卷辛德源注二十三卷又有柳宗元注宋咸廣注吳祕注至光之時惟李軌柳宗元宋咸吳祕之注存故光裒合四家增以己意原序稱各以其姓别之然今本獨李軌注不著名餘則以宗元曰咸曰祕曰光曰為辨葢傳刻者所改題也舊本十三篇之序列於書後葢自書序詩序以來體例如是宋咸

不知書序為偽孔傳所移詩序為毛公所移乃謂子雲親旨反列卷末甚非聖賢之旨今升之章首取合經義其說殊謬然光本因而不改今亦仍之焉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宋咸重廣注揚子法言原序

太儀之體渾淪無窮者也非夫周朋諸家之論則度舍之紀茲或罔焉欲明緯象不可得也羣經之文支離寡要者也非夫孔傳衆氏之解則章趣之會無乃隱焉欲辨綱常不可得也故先儒於聖人之書所以亹亹而為已任者蓋此爾惟西京博士毛萇傳詩頗號太略鄭康成大懼夫泯之弗行思覺於後故增之箋言而三百篇如也自鳳德云衰諸子繼作亞聖之謨獨揚孟而已七

篇有趙臺卿為之題頗詳真經有范叔明為之解甚悉惟法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聖人之法以應荅之也凡有十三篇東晉李軌雖為之註然愈略於毛公之為唐柳宗元刪定雖釋二三而不能盡補其亡誤故中有義易決者反疏之（如五聲十二律西友戰悖之類甚顯而反釋之）理尚秘者則虛焉（如狩頫之孝書與經同雖噫泰盤狐蟥不勝臘禍博沒齒之類甚秘而反闕之）闕文者弗能正（如衆人所不能踰則不字之類）謬字者乃無辯（如聖人不干作不手之類）至於言不詁（如璧傳制之類）而事不屬（如遷善陽斷參辰之類）議失旨（如風不再實錄

多愛周人行泰人病行有病曼之類而舉失類如摯紉北賦芥蒸擬泰之類已什其手是使揚氏之意尚有所晦學子不能無冗豫也故康成之志咸敢竊而取焉凡裨其闕糾其失五百餘條且署咸曰以別舊貫觀夫詩書小序並冠諸篇之前蓋所以見作者之意也法言每篇之序皆子雲親旨反列於卷末甚非聖賢之法今升之於章首取合經義第次之由隨篇具析其有艱字音切來理盡譜于後仍條其舊以為十卷雖不能廣冀賢業庶充巾笥為詒謀之具云景

祐三年二月日著作佐郎知尤溪縣事宋咸序

宋咸進重廣註揚子法言原表

臣咸言臣聞魯堂諸子皆宗聖以宣猷漢室羣儒多註書而顯氏矧遺會昌之旦敢忘釋詁之勤願廑典學之明庶補傳疑之闕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前聖既没微言即淪並行者非先王之流横議者皆處士之輩儒綱盡弛民極都棼惟鄒國孟軻蘭陵荀況下及劉世復生揚雄咸能著書更相樹道闢王基於絶代振天爵於羣倫若趙岐之釋孟篇如楊倞之箋荀旨大決宦

奥靡留洞疑惟彼法言準夫論語文髙而絶義祕而淵雖李郁亭解之於前柳宗元裁之於後然多疏略猶或誤遺凡坦然易别之條則五行俱下而詮釋洎卓爾難明之意則一辭不措而闕亡遂使十三篇之旨趣未融數百年之駕說猶昧唐陸德明云註既釋經經由註顯若讀註不曉則經義難明誠此之謂也臣爰自効官未嘗廢學因念子雲之業蓋紹仲尼之綱比縁從政之餘輙恣討論之究增加剖理庶所詳明然聖人之門誠難

言而是戒況愚夫之慮或有得而可收恭惟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道冠先天業恢長世若唐虞之稽古監商周而右文雖祕藏之多俾加於采正在小說之異罔忽於棄遺臣是敢前冒邦刑仰干天聽終篇稱善儻垂衡石之觀以文化成願廣鴻都之教臣所重廣註揚子法言一十卷謹繕寫成三策隨表昧死詣東上閤門投進以聞臣黷犯宸嚴無任屏營激切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景祐四年十月十

六日給事郎守祕書著作佐郎宋咸表

司馬光註揚子法言序

韓文公稱荀子以為在軻雄之間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賢祖六藝而師孔子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古今之人共所宗仰如光之愚固不敢議其等差然揚子之生最後監於二子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道之極致至于白首然後著書故其所得為多後之立言者莫能加也雖未能無小疵然其所潛最深矣恐文公所云亦未可以為定論

也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揚子之文簡而奥唯其簡而奥也故難知學者多以為諸子而忽之晋祠部郎中李軌始為之註唐柳州刺史柳宗元頗補其闕景祐四年詔國子監校揚子法言嘉祐二年七月始校畢上之又詔直秘閣吕夏卿校定治平元年上之又詔内外制看詳二年上之然後命國子監鏤版印行故著作佐郎宋咸司封員外郎吴祕皆嘗註法言先少好此書研精覃慮歷年已多今老矣計智識所及無以復

進竊不自揆輙采諸家所長附以已意名曰集註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故相宋公家有李祠部註本及音義最為精詳音義多引天復本未知天復何謂也諸公校法言者皆據以為正宋著作吳司封亦據李本而其文多異同音義皆非之以為俗本今獨以國子監所行者為李本宋著作吳司封本各以其姓別之或參以漢書從其通者以為定本先審其音乃解其義然此特愚心所安未必皆是與來者擇

馬元豐四年十一月已丑涑水司馬光序

揚子法言卷一

晉李軌　唐柳宗元　註

宋　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註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顔師古曰舛相背大氐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顔曰大氐大歸也詆訾毁也迂遠也析分也詭異也言諸子之書大歸皆非毁周孔之敎為巧辯異辭以撓亂時政也訾音紫迂音于撓火高反其字從手○光曰光謂氐下脱下字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衆使溺於所聞而不

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為十三卷顏曰譔與撰同象論語號曰法言

學行篇咸曰自誠而明聖人而已明誠以降何嘗不由乎學故此所以首衆篇○光曰行讀如字凡書中好惡長少難易相將使令說樂焉邪之類兩音易辯者雖於始見音之後可以意求不復再出或可疑則更音之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倥侗無知也顓蒙頑愚也○祕曰倥侗未有所成顓固而蒙昧也○光曰倥音空侗音同又音通顓與專同恣于情性觸意用事聰明不開閉塞之謂○祕

曰不能性其情則聽明有所蔽

訓諸理

訓導○咸曰理猶道也言天民蠢闇故敎諸道以開明之也○祕曰於是聖人責學乃訓以仁義禮智信之正理

譔學行

祕曰譔撰述也古或通用夫人自有聰明天命非學則不能啓發故謀道常以學為先

學行之上也

祕曰夫學者所以為道者也率性行道表則後世學之上也

言之次也

祕曰能辯醇疵發咸謨訓學之次也○光曰言者徒能言而不行

敎人又其次也

咸曰行性而言訛可以為師矣故又居其次○祕曰欲廣其業以覺後覺學之又其次也○光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敎又為其次

咸無焉為衆人

此三者敎之大倫也皆無此三者民斯為下矣○祕曰三者無一斯衆人矣

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

光曰好呼報切下可以意求者皆不音歟此曰未之好也學不羨仲尼志道朝聞夕死揚子好學不羨久生○祕曰學如不及豈俟羨久生然後為學哉○光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好學者修己之道無羨於彼有羨者皆非好學者也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不在在也○祕曰天生五行其性仁義禮智信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駕傳也○祕曰仲尼乘行而贊述之駕說者也其道豈不在茲大儒也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金寶其口木質其舌傳言如此則是仲尼常在矣○宗元曰金口木舌鐸也使諸儒駕孔子之說如木鐸也○祕曰金口木舌鐸也後世如將復駕仲尼之說則莫如使諸儒比木鐸而宣揚之也語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孔安國曰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光曰復扶

又切

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咸曰質猶性也言性有能否不由於學故為無益○祕曰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或言學無益也其如人之質稟受已定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礲諸有玉者錯諸不礲不錯焉攸用礲錯石名也咸曰揚子善誘于人以為未之思爾苟思矣何無益焉猶夫刀玉非磨而琢之則安能成割圭璋之用○光曰礲盧紅切焉於虔切雖有良金以為刀不礲則不能斷割雖有美玉不錯則不能成器如是則何所用矣礲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咸曰性雖否學則得之既得之則誠性亦在其中矣故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此之謂矣○祕曰學而至道質性愈全○光曰金玉二物苟礲而錯之隨其質之美惡皆有所用譬之於人賢者學以成德愚者學以寡過豈得謂之無益也否則輟否不也輟止也此章各盡其性

分而已○咸曰揚子既誘之矣如其不從則任其止焉不欲以能彊人也○祕曰止焉則止也○光曰不學則盡其天資而止矣不能復進益光大也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栝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

螟𧕅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

肖類也蜾蠃遇螟𧕅而受化久乃變成蜂爾七十子之類仲尼又速於是○咸曰螟𧕅桑蟲也蜾蠃蒲盧也桑蟲子始生而蒲盧取之於木空中七日祝而化之以變為己子殪者謂其始生未有形性殪然如死故始可以祝而變之○祕曰詩草木疏云螟𧕅桑上青蟲蜾蠃細腰蜂言螟𧕅與蜾蠃異類殪而祝之以成其子猶仲尼之聖七十子之賢教而誨之豈不速哉○光曰螟音冥𧕅音零蜾音果蠃郎果切祝之又切

學以治之

祕曰治其性思以精之祕曰精於道朋友以磨之切磋琢磨○祕曰過則勿憚改名譽以崇之祕曰立身揚名不倦以終之祕曰自彊不息可謂好學也已矣上士聞此五者勤而行之不可謂不好也

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咸曰言孔不習周顏不習孔亦猶夫羿棄弓良去策般擲斧而習之也誰曰非乎言實非也○祕曰羿與逢蒙業射者也王良業御者也公輸般業巧者也聖人有教無類使射御工巧各捨其業而時習之誰其非之○光曰音義曰逢薄紅切般音班按它書逢蒙或作蠭蒙宜讀如字三子皆以其術名於世則其才必有過人者鄉使捨其術而習聖人之道烏有不可也

或曰此名也咸曰周孔顏之名彼

名也咸曰羿逢蒙良般之名處一焉而已矣咸曰或人見揚子并論周孔良般疑其名等如一故揚荅以下文○祕曰或人謂有道之名有執之名有名無二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言諸賢之有妙執猶百川之有四瀆衆山之有五嶽而川可度嶽可登高而且大者惟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也○咸曰覩正文之意當云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脫其不字矣何以名之或人問般羿周孔之名如一揚以川有瀆山有嶽而對之是謂般羿之徒猶川山周孔之道猶嶽瀆自然小大不同高低有異矣故下篇亦云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由是詳之揚之旨皆以嶽瀆比聖人明矣註不能辨但依誤文以為之解反謂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且正文安有如天之說哉僕謂揚此文以嶽瀆為易踰不足方聖人則下文以仲尼比四瀆為非矣揚豈首尾自相反如是邪○祕曰周孔

顔子之道如山川之有嶽瀆㒷曰處一而已羿逢蒙良般之埶如山川高而且大者甚衆人所能踰也○光曰吳宋本作衆人所能踰音義曰俗本脫不字諸本皆有今從之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方術之士言能銷五石化為黄金故有此問○祕曰或人謂三品之金皆可鑄為黄金歟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祕曰揚子以或者非問之問故荅以鑄人○光曰覿見也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顔淵矣鑄之令殆庶幾○光曰借問顔淵不學亦常人耳遇孔子而教之乃庶幾於聖人化他物為黄金何以異此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踧爾驚貌旨美也喜於問鑄金而得鑄人富莫大焉利莫重焉○祕曰或人悞旨問妖妄之鑄金得具體之鑄人○光曰踧子六切學者所以脩性也祕曰性仁義禮智信

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祕曰其性禮者其事視其性智者其事聽其性義者其事言其性仁者其事貌其性信者其事思學焉則本性正不學則逐物移而天理滅○光曰五事人皆有之不學則隨物而遷不得其正

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也再言之者歎為人師制人善惡之命不可不明慎也○咸曰桐當為侗字之誤也雄自序學行云空侗顓蒙此曰侗子者取是義也不當作桐木之桐註依誤文訓為洞無所據焉○祕曰此章言學為王者之事須師道之訓以正幼主之命也歎而言之重其事也桐子太甲也太甲太丁之子既立不用伊尹之訓伊尹放之桐三年悔過處仁遷義以聽其訓已歸亳復政百姓以寧書曰既往背師保之訓是也伊尹指師哉太甲言桐子者蓋當王莽輔孺子嬰之世其辭文其旨遠也孝至篇曰勤勞則過於阿

衡皆其類歟○光曰桐當為侗音同又音通侗未成器之人也務學不如務求師求師者就有道而正焉○祕曰務學之先莫如得其人而師之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傷夫欲為而不得其道者多矣○祕曰有似是而非而學者不悟從而為道者多矣○光曰師者先正己而後能正人一閧之市不勝異意焉賣者欲貴買者欲賤非異如何○咸曰閧閧也孟子云鄒與魯閧言市聲如閧而閧然○光曰閧下降切勝音升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閧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市無平必失貴賤之正書無師必謬典謨之旨○祕曰一閧猶言一卷也一卷市之小人意各殊必立質人以平之一卷書之少人說各異必立師氏以正之周禮質人中士二人鄭云質平也主平定物價者師氏中

大夫一人鄭云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光曰平度命切習乎習數所玩習○光曰數習貫之移人也以習非之勝是也咸曰非謂異端之術○光曰南方之俗以雕題為美羌戎之俗以焚尸為榮安於所習不知其非習小道者亦類於此況習是之勝非乎咸曰是謂正經之術○光曰聖人之道明則異端自息矣於戲光曰宋吳本作烏呼音義曰上音烏下音乎又許宜切學者審其是而已矣祕曰習乎習誠慎其習也以習諸子之勝於五經也況習五經以勝於諸子乎學者詳審而已矣柤譚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好之者尚以過於五經或曰焉知是而習之祕曰道家亦非儒曰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也光曰蔑微也仰聖人而知眾說之小也大小之相形高下之相傾○祕曰眾說之

小所見者小也○光曰人苟盡心於聖人之道則衆說之不足學易知矣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秘曰儒學者本聖人之道聖人之道乃王者之事故二帝三王孔子汲汲皇皇焉其來久矣荀子曰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新序子夏對哀公曰堯學於君壽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於時子思武王學於郭叔曾子問曰吾聞諸老聃學禮也昭公十七年傳曰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學紀官也樂記曰唯丘之聞諸萇弘學樂也君疇君壽史或作尹壽一也○光曰仲尼雖不王乃所學則王道也

或問進秘曰進於道曰水或曰為其不舍晝夜歟光曰為于偽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水滿坎而後進人學博而後仕○秘曰盈科則漸進

也○先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君子之學不務博而務精不務知而務行

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鴻之不失寒暑亦猶水之因地制行○祕曰鴻漸于陵水流就下其漸一也○先曰鴻避寒而就溫學者去非而從是然鴻之飛也不決起直上必以漸而至高學者亦自近小而至遠大猶水之滿而後進也

請問木漸○祕曰易曰山上有木漸

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止於下者根本也漸於上者枝條也士人據道義為根本業貴無勉進德學如枝條德貴日新○祕曰巽木上長木漸於上水流就下其漸亦一也○先曰木根不動而枝葉進長學者正心修身而家齊國治然十仞之木非朝夕而成聖人之德非造次而立亦猶水之滿而後進也

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

其楶者歟斧藻猶刻桷丹楹之飾楶櫨也○秘曰栭謂之楶○光曰楶音節斧斲削也藻文飾也

鳥獸觸其情者也秘曰無別也眾人則異乎秘曰眾人有禮義之別所以異乎觸情○光曰人為萬物之靈賢人則異眾人矣奉宣訓誨○咸曰賢人豈特但能奉宣教誨而已蓋言其有明識之性而異眾人○秘曰賢者達之異於眾人○光曰能循禮義聖人則異賢人矣制立禮教○咸曰聖人豈特但止制立禮教而已蓋言其生而知之又異賢人○秘曰聖人作之異於賢人○光曰極深研幾禮義之作有以矣夫言訓物者其豈徒哉○咸曰聖賢以鳥獸雌雄無常觸情則動故作禮義使眾人自別識有吉焉○秘曰聖人制作禮義使人自別於鳥獸豈強為之教哉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是以聖人作經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

於禽○祕曰人而不學禮義之經雖夷驅而無憂柰如禽何○光曰不學則不知禮義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光曰言非獨習其文而已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有其志而猶或不能成其事無其志安能立其業○祕曰求而不得蓋有所未至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祕曰睎睎慕也光曰乘繩證切或曰顏徒易乎睎之則是祕曰顏子庶幾疑其難至○光曰易以豉切曰昔顏常睎夫子矣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祕曰正考甫宋宣公之上卿尹吉甫周宣王之卿士尹吉甫深於詩教作大雅崧高烝民之詩以美宣王正考甫慕之亦能得商頌十二篇以頌湯之盛德昭公七年傳曰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子奚斯常睎正

考甫矣奚斯魯僖公之臣慕正考甫作魯頌○祕曰正考甫商頌蓋美禘祀之事而魯大夫公子奚斯能作僖公之廟亦睎詩之教也而魯頌美之曰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光曰揚子以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閟宮之詩故云然如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

或曰書與經同咸曰書謂諸傳記之書猶論語孝經爾雅荀孟之類經謂五經也言此等書宗道與經所同也而世不尚咸曰漢文帝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博士列學科而已論語爾雅荀孟之類末也故云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咸曰揚以為皆本諸道雖世不尚亦可治而學之○祕曰凡諸書與五經同而時世不尚未列于學官者治之可乎書謂若左氏傳古文尚書毛詩樂記之類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射以決科經以策試

今徒治同經之書而不見策用故奨之○秘曰漢之明經必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故曰須以發策決科而同經無所施焉是以奨之其當時五經列于學科者易則施孟梁丘京氏書則歐陽大小夏侯氏詩則齊魯韓禮則大小戴慶氏春秋則公穀王莽置周官博士餘不在焉○光曰啞於革切

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子為道乎為利乎

咸曰或人謂可以決科之經則治之是為利而非為道也故揚以君子小人正之

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

秘曰或人以書不得祿利而治之譬猶耕獵不得獲饗亦耕獵乎

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饗也

耕獵如此利莫大焉○秘曰必須治者以道德資焉

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

是以君子貴遷善 咸曰參辰二星名晉史董因曰公子重耳以辰出而參入言重耳以驪姬之難出晉當辰於外十九年入晉當參也以參辰出沒不相比列而重耳象之終免其禍得出處之正故君子不嚚乃遷善之法也禮曰安安而能遷鄭康成曰舅犯與姜氏醉重耳而行近之是多其可遷則遷為遷善之義也

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 祕曰參辰二星不並見猶善惡二途不同迹是以君子貴捨惡而遷善者聖人徒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光曰比皮志切參辰所以不相近者以定居其所不能相就也君子則不然能去惡而遷善去惡遷善而不息則為聖人之徒矣

百川學海而至于海 行之不息歸之不已

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 畫止○祕曰語曰今女畫畫止也○光曰惡烏路切百川亦海之類而小故曰學海百川動而不息故至於海丘陵止而

不進故不至於山學者亦猶是矣

頻頻之黨甚於鸒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鸒斯羣行啄穀喻人黨比遊晏賊害糧食有損無益也○祕曰鸒斯鵯鶋小而多羣言頻頻黨比之人甚於鵯鶋之羣徒好賊稻粱而已矣○光曰鵯羊茹切人而不學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徒耗糧食何以異於野鳥

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匿怨仲尼之所恥面朋揚子之所識○光曰言朋友當以誠心相與切磋琢磨不可心知其非而不告但外貌相媚悦羣居遊戲相從飲食而已

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祕曰白圭周人也名丹字圭亦曰丹圭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言揚子一廛一區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咸曰先生有道之稱猶先覺先知之士市井相與言則

以財與利如其富祕曰彼利我義言當以義○光曰宋吳本作如其富如其義音義曰俗本下句作如其義非今從之或曰先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養不必豐葬不必厚各順其宜惟義所在○祕曰生事之以禮不必豐也死葬之以禮不必厚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光曰養皆余亮切或曰猗頓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祕曰猗頓用盬鹽起魯之富者言猗頓之富是謂能養顏子簞瓢是為餒矣○光曰猗於離切或人以為顏氏之親恐不免於餒也曰彼以其粗祕曰施以飲縱顏以其精祕曰奉以承順彼以其回顏以其貞回邪也貞正也顏其

劣乎顏其劣乎至足者外物不能累其內○秘曰彼以犬馬之養回而不正顏以承順顏色正而不回顏豈劣哉○光曰粗千胡切養體為粗養志為精驕亂爭疾為邪屢空不改其樂為正

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秘曰紆朱之美服懷金之重實以為樂○光曰樂音洛下可以意求朱衣金印貴者之服下章言富不足慕此章言貴不足樂皆不如學也

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至樂內足不待於外紆朱懷金之樂也外內樂不足是故假於金珠外物爾乃說樂也○秘曰顏子樂道故曰內或人樂物故曰外

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欲以此義嘲揚子也○咸曰或人以揚言顏子樂內而非紆朱懷金故以顏之屢空為難非以嘲揚子之意也○秘曰顏子屢空何為樂內○光曰言顏子貧

賤家貧屢空其內何樂之有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祕曰顏得孔子而臻于道所以樂也非此雖得天下豈顏子之樂哉然亦有苦乎光曰顏雖樂孔子之道豈能不以貧賤為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咸曰言顏之所苦無他焉惟苦孔子之道卓然耳故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祕曰顏子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光曰李本作顏苦孔之卓之至也今從宋吳本或人瞿然咸曰瞿然猶駭也曰茲苦也祗其所以為樂也歟祕曰瞿疾視貌或本作戄祗當為祇祇適也或人瞿然曰茲苦孔之卓也何適之所以為樂哉雜記曰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光曰瞿音句祗音支孔子之道至高顏子悅而慕之所以為樂也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祕曰言有教立道此外無心者仲尼

是也有學術業此外無心者顏淵是也○光曰音義曰天復本心作止今從李宋吳本言教立道者當以仲尼為心學術業者當以顏淵為心

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為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為力矣咸曰或人疑孔顏之道不可以思力學之故對以下文為可學也○秘曰據孔子所立卓爾顏淵聞一知十

曰未之思也孰禦焉孔子習周公顏回習孔子無止之者○秘曰習孔者孔之徒晞顏者顏之徒誰止焉

揚子法言卷一

揚子法言卷二

晉李軌 唐柳宗元 註

宋 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註

吾子篇

咸曰人既裕乎學也則吾道有歸焉故次之學行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 禮樂備也○光曰宋本迄作訖今從李吳本迄許訖切顏曰周周公也迄至也 然後誕章 諸子應時而作詭世之言矣○祕曰迄至也一本作訖誕大也章明也周孔之後禮樂大明○光曰漢書及李本然作終今從宋吳本 乖離 咸曰然後誕章乖離當為一句言自仲尼

之後詭誕之章作而乖離於道今註於誕章文下釋之隅乖離二字於下句甚失其義

諸子祕曰異端起乃乖離於諸子矣

圖徽貴此聖人坦蕩之夷路賤彼百家雜穢之邪徑○咸曰徽善也諸子謂吾道之諸子也言詭誕之章乖離於道諸子當圖其善而學之戒夫習者也○祕曰圖謀也徽美也辨其異端而謀其徽美○光曰漢書作圖徽今從諸家

譔吾子祕曰綺靡荒唐雕刻詭誕俱謂之文人各矜尚而不知其正者正之光曰貴道德抑浮辭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咸曰初子雲好辭賦嘗擬相如以為式○祕曰顏嘗好辭賦作四賦○光曰少詩照切下可以意求

曰然童子彫蟲篆刻少年之事

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悔作之也○咸曰漢儒之賦古詩之流尚曰彫蟲篆刻壯夫不為刳乎今之賦也猶倡言優戲之具爾作之者作宜愧焉○祕曰其文彫刻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

也於是輟不復為或曰賦可以諷乎駭歎之聲也○祕曰言賦將以諷之迴歸於正○光曰謂若上林頴墻塡塹之類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相如作大人賦武帝覽之飄飄然有凌雲之志○咸曰此正文正宜有曰字諸本並無蓋脫之也○祕曰諷之必推類而言極靡麗之辭然後諷之有正如其不已迴復成勸言不正也○光曰宋吳本無曰字今從李本或曰霧縠之組麗言可好也○祕曰組織纖麗○光曰昨人以為賦如女工之有綺縠可以悅目曰女工之蠹矣霧縠雖麗蠹害女工辭賦雖巧惑亂聖典○祕曰猶麗靡之害正也劒客論曰劒可以愛身言擊劒可以衛護安身辭賦可以諷諭勸人也○祕曰劒客擊劒之客謂劒之利器可以防愛其身曰狴犴使人多禮乎言擊劒使人狴犴多禮辭賦使人放蕩惑亂○

咸曰狴當作狴字之誤也狴犴牢獄也劍客之論謂劍可以衛身揚以君子之衛身當由夫道故對之以爲若使擊鈎可衛身則囹圄之牢有三木之咸因者多恭豈使人多禮乎言不能也蓋特沮其劍術爾今註文與好賦相聯叚解之復以狴犴爲擊劍之形貌又以狴作狴犴矣○祕曰狴犴牢獄也言劍之咸久莫敢犯豈牢獄之咸使人多禮乎狴或作狴古今字爾○光曰狴邊兮切式作狴又匹迷切犴音岸人在牢獄之中不得動搖因謂之多禮不知其已陷危辱之地不若不入牢獄之爲善也劍雖可以衛身不若以道自防不至於用劍之爲善也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祕曰景差唐勒宋玉楚大夫枚乘漢都尉善賦者也○光曰乘繩證切言亦有益於事乎曰必也淫言無益於正也○祕曰麗以淫○光曰皆誇誕過實之辭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陳咸儀正

法則○咸曰詩人之賦猶二雅之作辭人之賦麗以淫○祕曰一曰風二曰賦雅有典則奢侈相勝靡麗相越不歸於正也○咸曰辭人之賦猶景唐之流○祕曰覽者已過矣○光曰其文皆主於靡麗而詩人以之立法則辭人從誇誕過實不可為法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祕曰升堂入室必以聖人之道藝文志賈誼賦七篇相如賦二十九篇○光曰言其無益或問蒼蠅紅紫蒼蠅間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紫亂朱之義也紅即朱也蓋正色焉紫間色焉故語曰惡紫之亂朱○祕曰使白為黑惡紫亂朱曰明視問鄭衛之似祕曰似雅樂曰聰聽光曰蒼蠅變白黑紅紫亂正色鄭衛似雅音皆人所難辨唯聰明者辨之不惑也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祕曰離朱善視師曠善聽今不

世有如之何視聽哉曰亦精之而已矣祕曰不必朱曠亦精專而已矣○光曰言精心以求之則眞僞易辨不必朱曠之視聽也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交猶和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十二律者十二月之律也○祕曰凡樂交用五聲十二律分雅分鄭何也○光曰交俱也言俱用聲律而有雅有鄭俱談道德而有是有非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中正者宮商溫雅也多哇者淫聲繁越也○咸曰其音中而正者大雅之章也多而哇者淫鄭之聲也謂之宮商溫雅失之矣○祕曰哇淫聲也五聲聲也聲成文謂之音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生焉雅也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生焉鄭也○光曰哇烏瓜切哇以喻奇辭之論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

聲平和則鄭衛不能入也學業正則雜說不能傾也事得本則邪佞不能謬也○祕曰黃鐘為音律之本以生之中正之聲以平和之舉是鄭衛流僻之音不能入也推揚推大舉也○光曰宋吳本確作推今從李本確堅貌黃鐘為律本聖人為道本諸子猶鄭衛也學道者稽諸聖人概以中正確然堅固奇僻之論何從而入哉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法度也咸曰淈亂也○祕曰淈濁也淫辭之淈亂正法屈原曰淈其泥而揚其波○光曰淈古忽切亂也諸子以浮靡之辭逞其巧辯汩亂道真人多悅而惑之以陷於非僻

或問屈原智乎光曰屈九勿切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夫智者達天命審行廢如玉之瑩磨而不磷今屈原放逐感激爰變雖有文彩丹青之倫爾○咸曰非

也言原事楚王入則圖議國事出則接遇賓客方正盡忠義有瑕汙如玉之瑩矣然為上官大夫子蘭之讒卒以放逐是為丹青所變矣復不能計窮達之命自沉而死是智不足矣丹青喻讒○祕曰原負明正之資本為楚之忠臣如玉如瑩也被上官大夫子蘭之毀不能捨之則藏遂著文華流於後世廼為楚之辭臣爰變丹青也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如何其智如何其智非智也○光曰音義曰瑩音營又音榮又烏定切石次玉者玉瑩喻清潔丹青喻有文彩言屈原雖有行能如此之美而不能樂天知命悲憂憤懣至於自沉不足言其智也

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貴事實賤虛辭○祕曰尚事實事勝辭則伉咸曰事有餘而辭不足則質矣○祕曰質勝文則伉直抗當作伉古或通用史記曰子路志伉直○光曰伉口浪切伉謂伉直伉直者貲之謂也音義曰伉健也一音苦杏切辭勝事則賦

咸曰揚子前云辭人之賦麗以淫此謂事不足而辭有餘是傷之淫華如辭人賦爾下註謂賦頌者虛過非也○祕曰據當時賦之賦事辭稱則經夫事功多而辭美少則聽聲者伉直也事功省而辭美多則賦頌者虛過也事辭相稱乃合經典○祕曰文質彬彬○光曰稱尺證切足言足容德之藻矣足言夸毗之辭足容戚施之面言皆藻飾之為非為寳之真○咸曰足當為足恭之足法言準論語故有足言足容也若以充足吁之則未可為夸毗戚施之義也○祕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足言也容止可觀足容也言也容也為有德之文藻矣○光曰足子預切如字足言善辭令足容威儀有德則為文章無德則為澆偽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為法法歟祕曰公孫龍趙人為堅白之辯者其書十四篇以為法是法歟莊子曰公孫龍辯者之徒曰斷木為棊梡革為鞠亦

皆有法焉咸曰言棊鞠雖鄙技亦法也公孫龍之法類此○祕曰梡當為梡梡刮摩也棊鞠戲具器用之末者尚有制度詭辭無法而為法哉○光曰斷音短梡舊本作梡音緩又音欵○宋曰梡當作梡胡官切從木誤也梡刮摩也言刮摩皮革以為鞠○光曰梡當作楦楦呼顧切所以塞履也以毛楦革而為鞠言圍棊蹋鞠亦皆有法以取勝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大匠之誨人也必以規矩君子之訓物也必以仁義○祕曰言書不合乎禹湯文武之法者君子不以為法也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眾山之峛崺也況介丘乎咸曰邐迤猶卑眇也介小也○光曰宋吳本峛崺作邐迤今從李本峛力紙切崺俟邇切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咸曰惡沱猶淺末也○祕曰介大也惡讀如川澤納

汙之汙言升東嶽而觀則知衆山之連延已卑矣況大丘乎浮滄海而觀則知江河之濁小矣況竭澤乎猶習五經而觀則諸子已小矣況詭辭以爲法乎爾雅謂河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郭云潛流地中汩漱沙壤所受渠多衆水溷淆宜其黃濁詩云江有沱諭江水大沱水小郭云此故止水別出耳○光曰惡音烏下同沱徒河切

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末無

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祕曰惡安也委大

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祕曰諸子若惠施公孫龍莊老申商之類

山陘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陘谷也祕曰陘宜讀如陘陘山中絕也蹊徑也言山中絕之徑不可勝由矣面牆之戶不可勝入矣猶諸子之言不可勝好

矣○光曰㗳戸經切又口耕切如諸子之言不可以入於道也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戸也祕曰正門也曰子戸乎曰戸哉戸哉吾獨有不戸者矣惡夫不由聖人之道○祕曰或曰子亦由孔氏戸乎曰戸哉戸哉言斯戸也豈它也哉吾獨有不由諸子之戸哉○光曰闕

或欲學蒼頡史篇多知奇難之字故欲學之○祕曰蒼頡一篇史籀十五篇皆字學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再言史乎者善之也言勝於不知而妄名不名而闕○祕曰蒼頡亦史類故曰史乎史乎猶勝於學諸子之妄不學之闕也

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

見草而說見豺而戰戰悸○秘曰戰兢忘其皮之虎也羊假虎皮見豺則戰人假偽名考實則窮○光曰音義曰天復本草作揚今從諸家本說音悅君子小人必臨利害然後見其真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如虎之別百獸炳然殊異○光曰別彼列切下同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蔚有文章而次虎者○秘曰別辨別也聖人文之大者其文炳煥也君子次之其文蔚盛也辯人貍別其文萃也萃然有文采異於貐貉○秘曰辭辯之人又次之其文叢萃也貍變則豹秘曰辯人睎君子則君子矣豹變則虎咸曰貍變豹豹變虎豈然也亦循循然善誘人也○秘曰君子睎聖人亦聖人之徒○光曰言三者皆有文章顧其質不同耳若能變更其質去彼取此執禦焉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賣書市肆不能釋義○秘

曰若市書之肆光曰要於宵切○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鈴以諭小聲猶小說不合大雅○祕曰見則諸偽之末鮮也不見則說鈴也君子言也無擇非法不言何所擇乎聽也無淫非正不聽何所淫乎擇則亂淫則辟言有可擇則穢亂聽有淫侈則邪僻○祕曰口有擇言則是非相亂聽不正則入乎邪僻○光曰辟音僻擇謂言雜是非淫謂聽入邪哆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咸曰吳起述曾子反名不孝韓非述荀卿李斯刑名○祕曰哆侈下垂貌亦謂其言不正也猶辭賦本欲諷以正道而其辭以邪哆矣○光曰哆昌者反又尺氏切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咸曰蘇秦張儀述鬼谷而終說數○祕曰未有專述邪哆之辭而能歸於正道○光曰音義曰天復本作稍正道今從諸家本言習聖道而陷於異端者有矣未有習異端而入於聖道

者也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言較然易知○祕曰孔子之道已試之效且易知也○光曰較音覺易以豉反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言皓首猶亂○祕曰紛如亂而不理也班固曰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不姦姦者以虛受人不詐詐者以正教人○祕曰孔子之道已較而易知猶夾谷齊人于會孔子以正言却之不姦姦也互鄉童子請見孔子以潔己與之不詐詐也○光曰孔子之道以正化姦以誠去詐故較易也諸儒佔畢以為博多訊以為辯是以姦敵姦以詐勝詐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姦姦者以姦欺姦詐詐者以詐欺詐○咸曰非也聖人之不以姦欺姦不以詐欺詐雖豎子皆知之矣豈待揚子言而後辯哉夫不姦姦者謂不姦其姦如懲惡貶惡之義不詐詐者謂不詐

其詐如闗文之類○祕曰如使姦以敵姦詐以拒詐學者雖有耳目安得而正之也○光曰己之耳目尚不能正焉能正人

多聞則守之以約

所守簡要○祕曰百家之聞守之以經

多見則守之以卓

所觀廣遠○祕曰衆言之見守之以聖

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

少聞無約要之守少見無卓絶之照○祕曰不聞詭辭何以表經旨之約不見小說何以知聖道之卓○光曰約謂擇其精要卓謂取其高遠

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

綠衣雖有三百領雜色不可入宗廟紵絮雖有三千紙單薄不可以禦冬文賦雜子不可以經聖典○祕曰綠衣非正色紵絮非純綿雖多不益於實用猶詭辭小說不益於正理○光曰如習非者雖博而無益也

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

祕曰居敬而行簡光

曰簡則易從要而易守也祕曰一以貫之炳而易見也祕曰坦然明白法而易言也祕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光曰有制度可言也震風凌雨凌暴○祕曰暴雨然後知夏屋之為帡幪也夏大也帡幪蓋覆也○光曰吳本帡作帲音荒今從李宋本帡莫經普耕二切又音幷又音萍幪莫紅切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郛郭也郛郭限內外禦姦宄聖人崇仁義正愆違○祕曰聖人之道能遠暴虐○光曰聖人之道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治亦宜亂亦宜如郛郭可以自衛也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咸曰墨翟之道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為之是兼愛也然無親疎之別楊朱之道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之是為己也然為己乃獨善其身兼愛獨善俱偏於道而教授其徒以亂天下是塞聖人之路者也然

為己猶得不毀傷之義無親疏之別大為不可故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此孟子闢之之辭也○祕曰楊朱墨翟之横議充塞聖人之正路孟子辯而開之廓然無復塞矣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

後之塞路者有矣祕曰若韓莊申商之類竊自比於孟子

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光曰折之設切下同萬物名狀雖殊其性命皆稟於天衆言理趣雖殊其極致終歸於聖

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光曰惡音烏曰在則人亡則書祕曰五經其統一也

脩身篇

咸曰吾道之學先諸身者也脩則克矣故次之吾子

事有本真祕曰凡事有本有真真正道也陳施于意動不克咸克能咸皆○咸曰陳布也施行也言正道之事當在己意自布行之而勿求備於人故曰不克咸本諸身自求之義○祕曰言陳施之動成萬法而不能咸一其本在脩身○光曰咸感也人欲陳施其意治化天下動而不能感人者蓋由外逐浮偽內無本真不能正己以正物故當先本諸身也譔脩身祕曰內充至理而行止出處皆成律度

脩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祕曰矯思猶正思也說文云矯揉箭箝也○光曰思斯恣切箝巨淹切立義以為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無敵於天下○祕曰事得其宜之謂義言脩身正思定而後發俱中道之宜奠定也○光曰中丁仲切人之性也善惡

混

混雜也荀子以為人性惡孟子以為人性善惟揚子以為人性雜三子取譬雖異然大同儒教立言尋流厥義兼通耳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揚子之言該兩家之論反覆於是俱暢○祕曰天命之謂性性命之初善惡兼全故赤子之生七情未著而先有號笑喜怒喜怒者善惡之端也是正性與善惡相混

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

所謂混也○咸曰孔子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又曰上智與下愚不移考聖人之言則是人有上中下三品矣上焉者善下焉者惡中焉者可上可下善惡混也故賈誼新書亦於人主分三等曰有上主有中主有下主夫上主者可以引之而上不可以引之而下下主者可以引之而下不可以引之而上中主者可以引之而上亦可以引之而下也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后稷與之為善則行鯀驩兜欲引而為惡則誅故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也下主者

桀紂是也飛廉惡來與之為惡則行比干龍逢欲引而為善則誅故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也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霸用豎貂子牙則亂令揚子之意謂孟子已言人性善是論上品矣荀子已言人性惡是論下品矣而未及中品故於此謂人之性善惡混又曰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觀其文是止言中品之性明矣非謂人皆然也得非夫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邪得非賈誼所謂可以引之而上亦可以引之而下者邪故三子言性各舉其品教亦備矣○祕曰習與性成○光曰孟子以為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誘之也荀子以為人性惡其善者聖人教之也是皆得其一偏而遺其本實夫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猶陰之與陽也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其所受多少之間則殊矣善至多而惡至少則為聖人惡至多而善至少則為愚人善惡相半則為中人聖人之惡不

能勝其善愚人之善不能勝其惡不勝則從而亡矣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雖然不學則善日消而惡日滋學焉則惡日消而善日滋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必曰聖人無惡則安用學矣必曰愚人無善則安用教矣譬之於田稻粱藜莠相與並生善治田者耨其藜莠而養其稻粱不善治田者反之善治性者長其善而去其惡不善治性者反之孟子以為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是信稻粱之生於田而不信藜莠之亦生於田也荀子以為爭奪殘賊之心人之所生而有也不以師法禮義正之則悖亂而不治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慈愛羞惡之心亦生而有也是信藜莠之生於田而不信稻粱之亦生於田也故揚子以人之性善惡混混者善惡雜處於心之謂也顧人所擇而脩之何如耳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斯理也豈不曉然明白矣哉如孟子之言所謂長善者也如荀子之

言所謂去惡者也揚子則兼之矣韓文公解揚子之言以為始也混而今也善惡亦非知揚子者也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御氣為人若御馬涉道由道衢則迅利適惡路則駑蹇○祕曰人馭氣而行猶乘馬也善惡二途惟其所適○光曰夢得曰志之所生則氣隨之言不可不養以適正也乘而之善則為忠為義乘而之惡則慢慢為暴或曰孔子之事多矣祕曰惣百王之法不用則亦勤且憂乎光曰孔子以天下不治為己任則其事多矣然終不見用於世則徒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咸曰孟子謂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又曰孔子聖人之時者也茲所謂不勤矣知命則不憂咸曰匡人圍之乃援琴而歌又曰桓魋其如予何茲所謂不憂矣或問銘祕曰若湯之盤正考父之鼎皆有銘

之類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歎美戒慎之至聖人之辭可為也所謂文章可得而聞使人信之所不可為也祕曰聖人之辭先王之法故可為也人有善惡好惡不同必使皆信所不可為也語曰未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光曰音義曰天復本信作敬今從諸家本以其有至誠全德故人信其言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貴令信敬素著○祕曰彊學以多識力行以安道善者遵之以仁惡者遵之以義雖蠻貊之邦亦可行矣珍其貨而後市珍貨價必貴修其身而後交脩身交必固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無所不通○祕曰貨珍者價必信猶如身脩者交必賢謀善者動必得所以成道也○光曰先成己道然後接物君子之所慎言禮書慎言無口過慎禮無失儀言禮是慎兼之於書

○祕曰慎言榮辱之主慎禮則安無則危慎書習是勝非有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為矣光曰宋吳本有為作為友今從李本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勲成奚其守天地之交以道人道之交以理但當順天人之道理而無所逆○祕曰易曰各從其類自然之理也君子之交謂之朋友非朋黨也小人之交謂之朋黨非朋友也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祕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覩聖道然後知諸子之淺小○祕曰仰聖人之道彌高而知止於異習者居卑也哉○光曰人情莫不好大好高而德常小行常卑若仰觀聖人之道則知己所守之下矣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

邵也邵高也公儀休為魯相婦織於室遣去之園有葵拔棄之不與民爭利也董仲舒為江都相下帷三年不窺園以二君才德高美○光曰董仲舒曰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此所以為高

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爾儔誰○咸曰明謂明悟剛謂剛正○祕曰休舒明而且剛故能爾儔誰也○光曰誰能如此捨利而取義也

或曰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祕曰可以安處義路也祕曰可以遵行禮服也祕曰可以飾身智燭也祕曰可以照物信符也仁如居宅可以安身義如道路可以安行禮如衣服可以表儀智如燈燭可以照察信如符契可以致誠○祕曰可以合契○光曰符契使人可憑以為驗

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祕曰

發而皆中道有意哉祕曰謂志於道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祕曰惡乎自畫○光曰按孟子無此語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咸曰言當以仲尼之道治脩其己或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咸曰言世無仲尼○祕曰生民已來一人而已○光曰若人人治己以仲尼則仲尼宜多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祕曰治己以道當以仲尼之道率馬以材當以騏驥之材可也○光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或曰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雖有喬喬之莠其穀不可得雖懷忉忉之怨遠人不可見言仲尼之道深遠不可彊學○咸曰喬喬當為驕驕甫大也齊風甫田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蓋大夫刺襄公無德而求諸侯猶大田無人

功終不能獲今揚子上言當率循有如仲尼之道者而取之或人未諭故引是詩言居今之世而求仲尼猶大田莨莠驕驕而盛欲遂其獲不可得也故徒思遠人心忉忉者也遠人指仲尼○祕曰圃讀如甫畬讀如驕或人以仲尼之道遠且大力不及也猶田大田而少功徒使莠驕驕而盛思遠人而不見徒使心忉忉而勞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光曰李本甫作圃今從宋吳本上田音甸畬音驕

曰日有光月有明咸曰此言仲尼雖沒而其道存焉猶日月雖遠而光明在焉○祕曰日月在此光明甚邇

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不見日月而盲矇以喻不學闇人○咸曰言仲尼道存則可學之否則狂愚矣日月光明則可視之否則盲矇矣夫日月幾三年則一差變故五年而再閏言三者舉成數也夫道不可須臾而離其身目不可造次而失其視以三年日月之變而心

目不能易則道去矣視絶矣遂至熒枯莩沈冥行而已矣○祕曰三者用數之終數終而不視仲尼之道其猶盲矇矣○光曰矇音蒙

熒魂曠枯糟莩曠沈莩郭也○光曰莩芳无切**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埴土也盲人以杖擿地而求道雖用白日無異夜行夜行之義面牆之論也○宗元曰熒明也熒魂司目之用者也糟當為精莩如葭莩之莩目精之表也言魂之熒明曠久則枯精之輕浮曠久則沈不目日月目之用廢矣以至於索塗冥行而已矣○祕曰熒光熒魂神光精莩精之白也故本精作糟抑宗元云糟當為精言盲矇之患神光久曠則枯目精久曠則沈於是以杖擿地而求路冥冥然行矣張晏云莩者葭之白皮埴地也○光曰擿它歷切挑也埴常職切索山責切人學於聖人然後能立猶目之資於日月然後能視也或脩身而不由聖人則為棄人矣視物而不見日月則為棄目矣

或問何如斯

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光曰宋吳本言重行重貌重好重今從李本行下孟反下可以意求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可觀望也○祕曰非禮不好必有可觀○光曰觀古玩切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咸曰犯人必衆故憂及矣行輕則招辜咸曰冐禁必多故罪至矣貌輕則招辱咸曰人必易之所棄亦多好輕則招淫咸曰嗜其邪也不亦淫乎禮多儀美其多威儀也或曰日昃不食肉肉必乾日昃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子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史史音古或作賈

○咸曰論語云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此義同之宜如史字音古非也○祕曰野謂樸野史謂文勝其質○光曰李本史作賈音古音義曰賈人衒鬻過實今從吳宋本

華實副則禮華實相副然後合禮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山雌之肥其意得乎咸曰山雌之肥由其無憂適意之然君子之樂由其守道遇時之貴○光曰言山梁雌雉所以能肥如是者以其飲啄遊處得意也喻君子之樂道亦然

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咸曰臞瘠也此譏顏回之一簞一瓢已甚瘠矣何自得之有○祕曰臞瘠也簞瓢之臞何以不改其樂○光曰臞其俱切

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閭閻在上簞瓢捽茹亦山雌也何其臞咸曰捽謂以手捽菹茹也○祕曰邦有道富且貴樂也邦無道貧且賤樂也顏何臞哉○光曰捽在忽切百官牛羊若堯之所

以養舜也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千鈞之重烏獲舉之而輕多力耳簞食瓢飲顏氏處之而樂德盛也○祕曰烏獲秦之力士千鈞之輕簞瓢之樂他人之所不能

或問犂牛之鞹與玄騂之鞹有以異乎咸曰犂牛雜色之牛玄黑也騂赤也鞹皮亦猶色也或問犧牛有不純之色與黑赤之色皆牛也豈有異乎○祕曰犂雜色玄黟也騂赤也皮去毛曰鞹○光曰鞹苦郭切騂息營切曰同咸曰言其為牛一也故曰同○祕曰毛附則異然則何以不犂也咸曰言既為牛之同而宗廟何取玄騂而不用犂也○祕曰祭祀之牲取黟騂而何不用犂也語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光曰或者言凡人顧其中心何如耳何必外貌之禮文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祕曰致孝於宗廟山川貴純色

而不敢用犂也 如刲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犂不犂也 刲羊義見易○咸曰罷當為饗字之誤也夫晏饗之牛羊不毛雖雜色可矣故犂與不犂皆用之○祕曰如為賓客師旅之牲安問色之雜不雜也罷以禮罷之犒餉之鄉飲酒義曰朝不廢朝莫不廢夕鄭康成云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光曰刲苦圭切惡哀都切音義曰罷音疲勞也揚子以為若欲為君子則不可無禮文若欲為衆人則何必禮文也

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 言魯定哀公孟仲季孫皆問仲尼○祕曰若哀公問儒服儒行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之類○光曰鮮息淺切

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 咸曰夫有德者好問聖人則好行之今魯人雖問之而不能用○祕曰今魯不用其言非好而問之也 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

或謂咸曰自平王東遷周衰劇矣故仲尼降王黍離詩於國風明其不能復雅政而齊等於邦君也而揚子謂魯人好問仲尼則但能使魯作東周不亦易乎曰不然也孔子云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言當復興西周之盛於東周之地也豈仲尼但能作平王之道哉今揚子之意謂使魯能好問仲尼則魯亦可尊樹王室復興西周之盛於東周之地爾豈止使魯如平王之衰邪學者宜辨之○光曰興周道於東方

或門人

有倚孔子之牆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祕曰韓非莊周本俱學於老子者也今人惟知韓非言法而不知其本韓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故曰韓莊之書門謂孔子之門○光曰宋本門作問今從李吳本

曰在夷貉則引之祕曰韓莊之書使人不知禮鄭衛之音使人不知樂禮樂之不存在蠻貊則引之也

倚門牆則麾之咸曰麾去莊周

與韓非同貫不亦甚乎惑者甚衆敢問何謂也曰莊雖借喻以為通妙而世多不解韓誠觸情以言治而險薄傷化然則周之益也其利迂緩非之損也其害絞急位既失中兩不與耳亦不以齊其優劣比量多少也統斯以往何嫌乎又問自此已下凡論諸子莫不連言乎莊生者何也荅曰妙指非見形而不及道者之言所能統故每道其妙寄而去其麗迹亡以貫之應近而已○光曰貉毋百切言夷貉之人生而未嘗見禮義猶恐於在門牆者也

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也

衣上也裳下也聖典本也諸子末也轉上為下捨本逐末者是可惜○祕曰上衣下裳惜乎習聖道未成而轉為諸子也○光曰上曰衣下曰裳遊諸子之門者本欲學聖人之正道今乃經鄭衛之誦韓莊聖道未成而更於邪僻矣安用之

聖人耳不順乎非

惟正之聽

口不肆乎善

性與天道發言成章不肆習○祕曰無聽不是無言不善肆習也言

不倦習○光曰隸羊至切賢者耳擇口擇耳擇所聽口擇所言○祕曰可聽則聽可言則言衆人無擇焉觸情任意或問衆人曰富貴生苟貪富貴不義而生○祕曰志在苟求富貴貪生而已賢者曰義行義以達其道○祕曰惟義所在義也者所以宜仁而適道者也聖人曰神神德行也○咸曰天神應乎萬變聖人如之豈止益於德行而已○祕曰神猶道也荀子曰道出乎一曷謂一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觀乎賢人則見衆人光曰賢人能為人所不能必有以殊於衆觀乎聖人則見賢人光曰卓爾有立不可及觀乎天地則見聖人祕曰天地之道聖人管之聖人之道賢者宗之賢人之道衆人日用之○光曰天地聖人之所取法天下有三好衆人好

已從賢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秘曰欲廣其道○光曰己師爲己之師也天下有三檢光曰檢猶限度也衆人用家檢家人自以爲法○光曰所安利者不出其家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光曰安利偏於天下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所謂觸情○秘曰不性其情○光曰如禽獸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秘曰禮者人之所履義者人之所宜○光曰宋吳本人作仁今從李本由於獨智入自聖門秘曰上智也○光曰生而知之獨運明智極深研幾非常人所能逮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禔安○秘曰禔福也福者百順之名○光曰禔是支祇奚二切又音題曰其爲中也弘深中者心志也弘深敦重也其爲外也肅括則可以

禔身矣外威儀也肅敬也括法也○祕曰心志廣深而儀形肅括斯士之福也括猶檢括也○光曰弘深不淺露肅括不放肆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憞之有微纖也悔吝小疵也元憞大惡也○祕曰悔吝生乎分元憞大惡也○光曰微徒對切慎之於微則過惡不大上士之耳訓乎德訓順下士之耳訓乎己荀或令人順己○祕曰上士好德聞而識之下士是己聞而識之訓誠也言不慙行不耻者孔子憚焉言不違理故形不慙行不邪辟故心不耻言行能如此仲尼所敬憚難也○祕曰言焉而不慙於言行焉而不恥於行雖聖人猶畏憚之○光曰人之言行無可慙耻者是全德之人也故雖聖人猶敬憚焉

揚子法言卷三

晉李軌　唐柳宗元　註
宋　宋咸吴祕司馬光　重添註

問道篇

咸曰身乎克修道乃可議故次之修身

芒芒大道　洪荒混茫之初○咸曰大道統言聖人之道芒芒者大之稱也注以混茫之初釋之可乎○光曰漢書及李本大作天今從宋吴本　昔在聖考　聖人作萬物覩伏羲肇畫八卦六位成章○咸曰昔在聖考者言此大道蓋古先聖人考制之猶周公作禮樂仲尼删詩書之義欤篇中皆統論堯舜文王仲

尼之事復有非老莊之說注稱指伏羲畫卦以解之不亦謬乎

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

二五得中然後利見○咸曰言履聖人之道罕有得諸正者如門人之衆其殆庶幾者惟顏子而已今言失中不及者猶師也過商也不及之義爾故禮尊中庸書貴皇極此之謂也注以二五解之甚非類矣彼二五者言一時居位安危之象此統講中庸之理相去異焉學者辨之○祕曰大道茫茫然惟聖人考之遂明大中之制是以河出圖也大易明二五之中洛出書也洪範貴皇極之義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不可姦罔

咸曰中而正者非姦罔所及○光曰姦謂侵壞罔謂誣罔言聖人大中之道天下莫能易也

譔問道

祕曰世以虛無湛寂為道之本而求乎洪荒夷曠之理不知天地聖人貴乎大中自然之道○光曰尊道德禮樂黜老莊申韓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萬物由之以通。咸曰無不通者言道之施也無所不通注謂萬物由之以通與正文相反矣。秘曰道貫三才合仁與義而言之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歟言道既可以通中國而適夷狄學亦可以統正典而兼諸子也。咸曰他猶邪也曲也言既云聖人之道無不通亦可以通邪曲之方乎。秘曰他異端也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君子正而不他或問道光曰宋吳本無道字今從李本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捨晝夜車由塗航之由川混混往來交通。咸曰上荅以正而不他或人以為川塗之道皆曲而不正何車航之行晝夜不息言諸子雜說亦可適於聖理也今下無荅文者蓋鄙其不諭故不對之也法言諸如此類者數雖問荅

皆出於子雲然其立事垂制理當為之然也學者非之注殊不明其旨何以哉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塗川皆形曲也此因形以取譬○咸曰非也或人知揚罪以曲道而不達故曰而復請之以為安得直道而從之也○祕曰譬如塗川川皆曲而車航不捨晝夜何所擇得直道而由乎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祕曰塗雖曲而通夏川雖曲而通海由之可也猶諸子之與端若能自通於聖人之道亦可也故揚墨歸儒受之而已莊周申韓漸諸篇則顏閔其如台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大解曲道歸正之義○咸曰行既止答以川塗雖曲可通諸夏諸海而或人不喻復謂曲事可通聖道乎令下無荅文者亦鄙其問之失而不對之也夫聖人無不正也安有曲事而能通之哉注怫其旨以謂大解曲道通歸正義深失之矣○

祕曰或人喻其旨也事謂異端之事○光曰音義曰天復本焉得直道及事雖曲上皆無或曰二字今從李宋吳本揚子設為或人意猶以結上意耳

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不可無之於一○祕曰合譬一身

夫道以導之咸曰導達也有道則行斯達矣**德以得之**咸曰有德則動斯得矣**仁以人之**咸曰有仁則人必歸之○光曰仁者人道之常**義以宜之**咸曰有義則事得其宜**禮以體之**咸曰有禮則時保其體**天也**五者人之天性○祕曰五者之備天命全也○光曰天性自然不可增損**合則渾離則散**光曰渾戶昆切五者合而言之則渾而為一隨事言之則散而為五**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四體合則渾成人五美備則混為聖一人兼統者德備如身全○祕曰道統仁義禮德故謂之道人統四體故謂之人可合而不離

其身乃全也韓吏部曰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二人之私言也其不全哉○光曰闕一則不成人

或問德表祕曰問德之的然為天下表者○光曰問有德之人在上其治化表見於外者何如

曰莫知作上作下作為也莫知為上之樂為下之苦○咸曰非也作修也君聖而修之於上臣忠而修之於下故上下交修而民日用不知此所以為德之標準也○祕曰德足乎己加乎民天下有道比屋可封豈有的然作之於上作之於下而莫知也

請問莫知言已有禮制則有尊卑○咸曰言民日由禮而不知其制也○祕曰德既然矣請問禮○光曰李宋吳本皆作請問禮莫知音義曰天復本作請問莫知今從之或者以為治化既出於上豈得人莫知之

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

奚其知君自行禮於上而民承化於下○咸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威儀三千豈可盡詳哉故禮

不下庶人蓋上既行而下能效則民得之矣何制之知焉○祕曰禮亦然○光曰德者得也有德者行禮於上而民各得其所於下人自為善豈知治化之所自邪

或曰孰若無禮而德祕曰何如去禮而專任德○光曰或者以為易者專修德安用繁文之禮

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為德禮如體無體何得為人無禮何能立德○祕曰譬人無體非人也何由為德○光曰言禮者得之體也

或問天曰吾於天歟見無為之為矣咸曰謂不言而四時行萬物生○祕曰天何為哉雷動風散雨潤日烜山止澤說而萬物生焉

或問彫刻眾形者匪天歟祕曰莊子曰彫刻眾形而不為巧

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咸曰言萬彙紛錯得之自然一一而刻之何力能給

老子之言道

德吾有取焉耳可以上弇饒訓饕餮○秘曰老子以道道其所道德德其所德雖然猶未離道也故有取耳○尤日虛靜誦柔及搥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老子絕學去言至理之極以明無為之本斯乃聖人所同子要室與我夫能統遠古然後可與論道悠悠之徒既非所達方崇經世之訓是故無取焉爾者不得已之為教也○秘曰聖人以仁義禮俱道也老子以仁義禮別為一號以至崇道德薄仁義非禮學故無取焉耳揚子言老子者皆據虛無二篇而言也嘗試稽之家語孔子問禮於老聃是與聖人之道同也故曾子問有記孔子聞諸老聃藏羣廟之主取羣廟之主以從迎四廟之主出入必蹕之類老聃云又稱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之類皆曰吾聞諸老聃云此誠學禮之故也觀此二章老子深於禮者也與虛無二篇絕不相侔豈老子所為哉今道家

流有黄庭内景之類亦曰老氏之作也言胎食之術丈辭淺近又與虛無二篇不侔矣豈非道家為之名歟昔崔浩嘗讀莊老之書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非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也○光曰音義曰趙都回切舊本皆從手擲也漢書云以博局提吳太子

吾焉開明哉咸曰言趙仁義滅禮學則吾道瞽矣惟聖人為可以開明它則苓開發咸曰苓當為蒙字之誤也言開吾道之瞽以為之明者惟聖人爾他則愈蒙闇矣　指莊列之類○祕曰吾道何以開明哉惟聞聖人之言為可開明若諸子它道無所聞焉苓苓耳也苓耳徒有其名而無聆聞之實郭璞云苓耳形似耳叢生如盤○光曰開啓明白言通達可行苓音聆聞

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日月齊明視其文者不下堂知四方○祕曰聖人言之極至吾道無

所昏曀閑之廓然見四海○光曰無所不通

閑之閑然不覿牆之裏不開聖所見○祕曰自背其道不見數仞之内○光曰宋吴本閑作閉今從李本音義曰閑匹庚切閑門也光謂不學牆面

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祕曰宿安也安而久之則彌壯

左氏傳曰官宿其業○光曰宿蓄火也以諭藏之於身

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黄帝堯舜為疣贅咸曰五禮五教始於黄帝而備於堯舜信治天下而捨是雖黄帝堯舜之聖亦外物爾疣贅體之外物者也○祕曰黄帝堯舜俱以禮文五常之教為治若信治天下不俟禮教則黄帝堯舜以為外物邪○光曰疣羽求切贅之瑞切疣贅言冗長無用也

或曰太上

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為治也咸曰或以太古無法陶然自化疑今之制無益於道○祕曰伏羲以前無聞焉疑其無法制而自治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咸曰惡其與禽獸同祕曰近禽獸而無別是以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伏羲畫八卦以敘上下至於堯舜君臣大成也○祕曰伏羲大明天地之撰畢天下之能事而唐堯順考古道以天下讓是法制始於伏羲而成乎堯○光曰伏羲始畫八卦造書契至於唐堯而煥乎其有文章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咸曰哨哨多言貌禮所謂猩猩鸚鵡能言夫羲堯之上道若鳥獸徒然多言爾故聖人獨取羲而下○祕曰哨哨不正貌由伏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者它道也禮曰枉矢哨壺○光曰哨七笑反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祕曰八荒之禮曰蠻曰流禮樂孰是

○光曰言八方之俗各有禮樂人人是其所習果誰為是曰殷之以中國殷正也中國之制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或曰孰為中國正直北辰為天之齊也俱偏僻未知誰為居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五政五常之政也七賦五穀桑麻也中於天地者土圭測影晷度均也○咸曰古者言天體者有三其一曰周髀言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今上注引是義此注引土圭測影夫土圭者周公之法也宜為是○祕曰五常之政之所加五穀桑麻之政之所養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天地之中則為中國矣過此而往人也哉譬八荒之於中國如彼諸子之於聖人如是○咸曰正文但論華夷之禮樂爾註引諸子非其旨焉○祕曰八荒之外聖王以禽獸畜之○光曰言夷狄無異

禽獸其所謂禮樂者安足取哉

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礙限○秘曰礙止也止以爲準無則禽異則貉咸曰左衽兆離與諸夏殊○秘曰無禮樂則禽異禮樂則貉

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秘曰五常爲帝王之筆舌也天常五常也帝王之所制奉也譬諸書言之於筆舌爲人之由禮樂也○秘曰帝王之道著于五常猶書言之意著于筆舌○光曰天常即禮樂也言治天下而不用禮樂猶無筆而書無舌而言也

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咸曰用謂任用之益謂增益之夫智者無不知也用之益之則惟變所適出奇無窮故姜牙興於周而退於齊少伯覇於越而歸於陶皆有餘者也何虧

之云哉弗用弗益之則囊括而祕退藏於密故顏守一瓢而道彌光孟著七篇而名愈彰皆有餘者也何虧之云哉所以用與不用益與不益不能虧其一贅多也○祕曰智者見用不見用受益不受益於智無一贅之虧矣○光曰不贅虧不盈衍字有餘曰贅不足曰虧言天地之理人物之性皆生於自然不可强變智者能知其可以然則因而導之爾苟或恃其智巧欲用所不可用益所不可益譬如人之形體益之則贅損之則虧矣孟子曰所為惡夫智者為其鑿也

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為則禮由已祕曰深知制度之所為則禮無不在已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光曰器械舟車宮室皆聖人因物之性制而用之推而行之苟或識聖人之心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故曰由已

或問大聲光曰問聲孰為大

曰非雷非霆隱隱耾耾久而愈盈尸諸聖

尸主也雷霆之聲聞當時聖人之言傳無窮○光曰宋吳本肱作肱今從李本肱肱皆音宏大聲也或問道有因無因乎光曰黄老之道貴因循曰可則因否則革革與因雖異隨變而通理也故先王之事世相反而其道一也○祕曰隨時制宜○光曰前人所為是則因之否則變之無常道太玄曰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下乃馴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時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喪其紀因革乎因革國家之矩範也矩範之動成敗之効也或問無為曰奚爲哉應化而已○光曰所以有為者救時之失耳時不失道又何為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

戚曰阜盛也當也**無為矣**祕曰阜厚也垂衣拱手視天民之厚盛何為哉**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為乎**紹桀者成湯也纂紂者周武也當此之時湯武不可安坐視天下民之死而欲無為也所謂可則因否則革矣應變順時故迹不同致理而言皆非為也○祕曰湯武革命應天順人自然有為之時○光曰宋吳本皆作天民無下字李本作天下民**或曰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敝聞則難塞**人以為太古不如絕禮樂以塗塞人之耳目令不見不聞使之純一○祕曰太古未作禮樂是塗塞人之耳目使其純愚○光曰老子曰古之治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故欲抱提仁義絕滅禮學**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

因其耳目而節之○祕曰天之始生人即使其目能視耳能聞是以聖人配地作禮以養其視應天作樂以養其聽

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

咸曰言使民視聽皆由禮樂則安用塗之如其視邪聽淫雖欲塗之末由也已○祕曰視聽無禮樂則大亂雖有民焉得而塞之○光曰聖人所以能使其民者以有禮樂也若皆去之則民將散亂而不可制雖欲取其耳目而塗之安可得哉

或問新敝

祕曰問政教之隆殺如衣之新敝

曰新則襲之敝則損益之

值其日新則襲而因之值其敝亂則損益隨時○咸曰新猶初革命之始也敝猶久守成之際也夫革命之始制度未立始仍舊貫故曰襲之守成之際觀可以變故曰損益之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之謂矣○祕曰政教之隆則因而襲之敝則革而損益之

或問太古德懷

不禮懷祕曰道家尚德而薄禮故言太古之人未有禮惟懷德爾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咸曰焉安也言太古之人歸於上也猶嬰兒之慕母駒犢之從乳安用禮○祕曰二者俱懷母之德也曰嬰犢乎雖無禮也○咸曰言今若ミ禮人皆嬰犢矣可乎○祕曰人殊禽獸豈皆嬰犢乎嬰犢母懷不父懷咸曰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祕曰嬰之未有知犢之畜類乃母懷而已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兼乎愛敬而後盡其美善○咸曰言今或去禮則人獨知母而不知父皆如駒犢矣故無知父母禮可備也○祕曰懷父母乃愛敬之道豈直以德而不禮是與其嬰犢之懷曷若夫人父母之懷之美也懿美也狙詐之家咸曰狙猿也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有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之言以欺寵之故莊子曰聖人以

智龍羣愚亦猶狙公以智籠衆狙也狙詐之家猶言巧詐之家揚子惡世尚詐欲排斥之故為之言○秘曰狙詐兵法權謀家流也狙善詐故以為名猶狐疑猶豫之類○光曰狙七余切又千預切

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咸曰言我用巧詐之計可以不戰而使人兵屈敗雖堯舜亦然矜之之辭也○光曰言狙詐之術雖不用仁義亦能不戰而服人與堯舜之道何異

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霑項漸襟堯舜乎咸曰言屈人之兵則或血霑染其項漸漬其襟此亦堯舜之為乎○秘曰權謀之家不戰而屈人兵謂之堯舜至于汙血之霑項漸襟亦可謂堯舜乎漸漬也○光曰漸子廉切

衒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咸曰衒言其玉而賈售以石此巧詐之為也可乎○秘曰言堯舜而實以詐者也○光曰衒音縣賈音古

或問狙詐與

亡孰愈亡無○咸曰言有詐與無詐誰優愈猶優也○光曰言不用狙詐則亡國如陳餘曰亡愈祕曰無愈於有○光曰言與其用狙詐不若亡國猶勝也深疾狙詐之辭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咸曰子指揚子也言無詐為愈則子將六軍無狙詐之人將使誰也以軍師必尚奇勝○祕曰或者疑其無權謀則武備闕○光曰將子亮切下可以意求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咸曰得其道猶言全七德合軍志之類○光曰若漢高祖用韓信彭越陳平之徒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失其御則反間背叛○光曰若曹操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咸曰修德任賢則舞干兩階而三苗格故仁者無敵於天下何狙詐之有○祕曰駕御權謀亦須有道○光曰當以識度恩威為本或問威

震諸侯須於征與狙詐之力也如其亡咸曰言將征伐諸侯以為威必資狙詐其可亡乎○光曰言立威必須征伐征伐必須狙詐奈何云寧亡國而不為狙詐乎曰威震諸侯須於狙詐可也未足多也○秘曰如五霸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咸曰當以德威之○秘曰若三王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咸曰言征伐必須此乃可○秘曰若三王者亦皆有征伐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狙詐乎咸曰言不得已須征之自有周禮司馬之法何必詐哉○秘曰周官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若不得不征當用是法何必狙詐哉○光曰司馬法齊人所述古兵法近正道者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秘曰申不害韓非之術不先教化專任刑法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不

仁之至若何牛羊之用人也峻刑戮之術制民如牛羊臨之以刀俎故曰不仁之至也○祕曰不教而殺視人如牛羊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螾不膢臘也歟膢八月旦也今河東俗奉以為大節祭祀先人也臘蜡也見禮記○咸曰臘獵也冬則獵取百獸故狐狸至是死矣螻天螻也螾應劭云蚯蚓也呂氏春秋曰南呂之月蟄虫入穴故螻螾至是絶矣夫以申韓刑名如牛羊之用人則人之生也何可久乎其趍死猶狐狸螻螾不過乎膢臘之候矣○光曰螻膢皆落侯切螾餘忍切

或曰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咸曰砥磨石也精曰砥麤曰礪不亦可乎刀鈍礪之以砥筆禿銛之以刀申韓行法以救亂如刀砥亦所以利之也○祕曰民不遵禮教而加之刑名不亦可乎銛當為鉆砥所以礪鋒者也筆之有鋒故喻云○光曰宋本銛作鉆敕淹巨淹二切今從李吳本

銛息廉切古以木為筆或者亦可砥乎曰人砥則秦尚矣嚴刑裁民亦猶刀之割肉以人為砥酷之甚也秦之嚴刑難復尚矣。祕曰秦尚刑法而加諸人。光曰言用法以礪人如用砥以礪刀則莫若秦為尚矣其如不仁何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矣咸曰言若以刑名為不道則其令民也何亦化之自然。祕曰刑名非正道邪何舉世自然有之不可推也。光曰若以刑名為非道則何以能禁民使自然而止曰何必刑名圍棊擊劒反自眩刑亦皆自然也咸曰言雖鄙技皆可自然而非正道之為君子恥之。光曰李本自作目今從宋吳本若自然者皆謂之道則圍棊欲以智巧惑人有時而自惑擊劒欲以害人有時而自害刑名欲以制人有時而自制是亦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大者聖人之言小者諸子之言

○咸曰非也言刑名猶園碁擊劒雖亦自然然非正道之法故此文以王道示之大者大道也謂仁德之化小者小道也謂刑名之姦詐乃別為一段以聖人諸子釋之非矣○祕曰大者禮樂也小者刑名也夫刑者所以助治者也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未有捨禮樂而專刑名豫乎至治者也○光曰禮樂可以安固萬世所用者大刑名可以輸劫一時所用者小其自然之道則同其為姦正則異矣

或曰申韓之法非法歟光曰以上言太上無法而治揚子以為不可

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咸曰唐虞及周之道德仁義詩書禮樂之法

如申韓如申韓咸曰再言者疾之甚也○祕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仁義禮樂之法豈如申韓之法○光曰如申韓者何足為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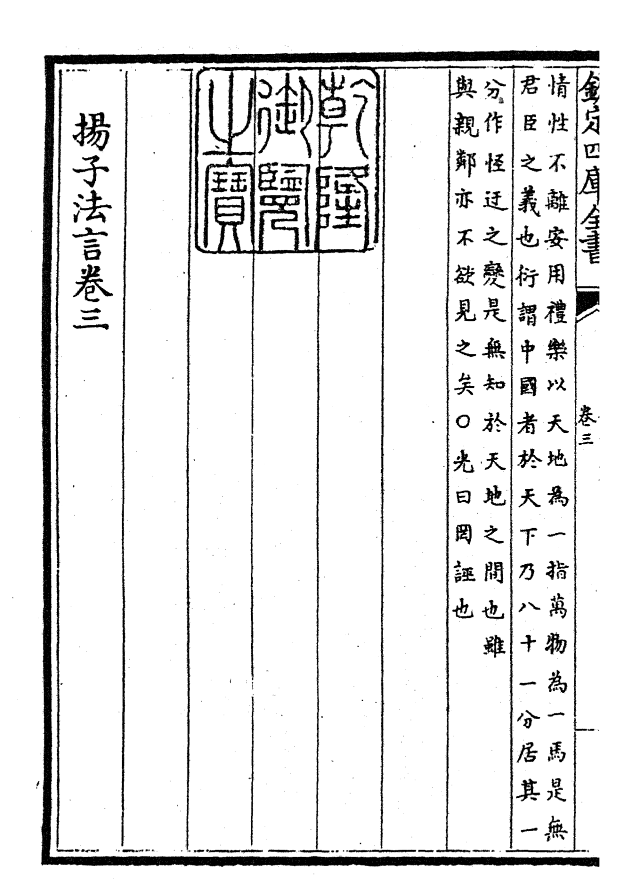
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言以數子

之才苟不乖少聖人之術漸染其心於篇籍之中以訓學徒則顏閔不能勝之○咸曰台我也○光曰漸子廉切台音貽

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言有簡質之益焉○咸曰言莊周當戰國之間獨能不應楚威王之命而終身不仕故有寡欲之心此可取耳○祕曰周之書十餘萬言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而老子以無欲觀妙為理至周不顧厚幣之迎是少欲可取耳

鄒衍有取乎曰自持有疑跱之風焉○咸曰言鄒衍之術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言然其本以有國者滛侈不能尚德如大雅整之於身以施及黎庶故有自持之意此可取耳○祕曰衍之書十餘萬言然要其歸必正乎仁義節儉禮與其奢也寧儉是能以節儉自持可取乎

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鄰不覿也祕曰罔無也夫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而周本乎老子滅絶禮學之意而曰



情性不離安用禮樂以天地為一指萬物為一馬是無君臣之義也衍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作怪迂之變是無知於天地之間也雖與親鄰亦不欲見之矣○光曰罔誣也

揚子法言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揚子法言卷四 五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毓鳳

揚子法言卷四

晉李軌 唐柳宗元 註

宋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註

問神篇

咸曰既哲乎道可窮神之故次之問道

神心惚怳經緯萬方光曰惚怳無形方道也事繫諸道德仁義禮祕曰神也心也惚怳乎無端以經緯於萬方而並有歸趣事繫諸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兼德仁義禮而言之也○光曰君子之心主此五者

譔問神祕曰天有至神為造化之主聖人之神為道之宗其神一也

或問神曰心咸曰神謂精義知幾之神言存乎心而已○祕曰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心主於神○光曰物之神者莫如心請聞之咸曰未諭心之義故請之○光曰李宋吳本作請問之音義曰天復本作請聞之令從之曰潛天而天光曰潛深也潛心於天而知天潛地而地惟其所潛○咸曰心潛於天則知天心潛於地則知地○光曰潛心於地而知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咸曰言世所難窮測者惟天地之道神明之義耳然一潛其心可盡見之況入道之近事理之淺安能藏哉倫理也敢問潛心于聖咸曰問何以潛心于聖人之道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達通也○咸曰文王演易仲尼盡得其道而讚之又曰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是達也○祕曰

文王作易繫辭以盡天人之幾孔子五十以學易而作十翼無不通也達通也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閒耳其殆庶幾○咸曰閒當作間字之誤也孟子謂顏淵具聖人之體而微此稱未達一間間際也言去聖人不遠惟一際之地爾今諸本皆作一閒非也孟子曰賢不肖其間不能寸謂其際相去不能及寸言近之也易繫辭仲尼舉顏子其殆庶幾以明易義今註以庶幾為顏子近聖人之意非謂矣○祕曰顏子具體庶幾所未通者一間神在所耳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潛而已矣神道不遠潛心則是○祕曰潛則速至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以神明光燭幽明照曜四方人以潛心鈎深致遠探賾索隱○祕曰至神運日月天精天粹萬物作類天以精粹覆萬物各成其類人以潛心考校同異搜暢精義○祕曰天之精粹流形萬物而各從其

類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光曰人亦以神明精粹經緯萬方

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

人心如神變化無常操而持之則義存捨而廢之則道亡操而不捨則道義光大○祕曰在天地為神在人為心潛與不潛操捨而已

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

光曰聖人操心有常不離於道

聖人存神索至

存其精神探幽索微○祕曰聖人如天常存其神也所以存神道無不至○光曰索山責切至者事之極致

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

順事而無逆利物而無害

和同天人之際使之而無間者也

至化混然歸於一也○祕曰惟神也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而無間者也○光曰大順謂上下各安其分大利謂萬物各得其所天者不為而自成人者為之然後成而同其際使之無間隙皆聖人神心之所

為也龍蟠于泥蚖其肆矣惟聖知聖惟龍知龍愚不知聖蚖不知龍聖道未彰羣愚玩矣龍蟠未升蚖其肆矣○咸曰蚖蜥蜴也似龍而無角如蛇而有足一云毒蛇也肆區也言龍未飛天則與蚖同區也○祕曰與蚖蛇同肆○光曰蚖音元肆者肆志以凌之也或曰肆當作肄肄習也曰習見而狎玩之也蚖哉蚖哉惡覩龍之志也歟歎之甚也○祕曰聖人在蒙與衆人同列衆人豈知聖人之志歟○光曰惡音烏君子之志高深遠大小人固不得而知也或曰龍必欲飛天乎咸曰疑其長為蚖同肆不能飛天○光曰言君子必欲居大位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時可而升未可而潛既飛且潛義兼出處食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歟飲食則不妄有形而不可制也○咸曰言龍之且潛雖飲食之間不敢忘於形思所以飛

于天也聖人尚蒙雖飲食之間不敢忘於形思所以行其道也故暫為蚖所肆愚所侮然猶不能制之矣○祕曰既飛且潛惟時所適雖一食之間不忘隱見之形安得而制哉言聖人亦然○光曰宋吳本妄作忘今從李本音義曰非義不妄食故不可得而制

曰聖人不制則何為乎羑里

祕曰文王聖人也何以制乎羑里紂因文王於羑里

曰龍以不制為龍聖人以不手為聖人

手者桎梏之屬○咸曰手當為干字之誤也言龍雖為蚖同肆然終不制於泥故能謂之龍聖人雖為紂所因然終不干其刑故能謂之聖人令注文稱手者桎梏之屬意謂文王雖因而不被於桎梏也按賈誼新書云紂作梏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己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因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是文王常被其桎梏矣安可謂之不手哉○祕曰手持也執也文王事不道之紂雖以非禮見囚終不能執而戮之所以為聖人也

公羊傳曰手劒而叱之○光曰音義曰不手不制於人之手光謂手謂為人所提攜指使枉己之道而隨人左右也

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

祕曰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六十四卦備矣黄帝正名百物而名顯文王繫辭而義彰可謂益矣今云文王六十四據司馬遷而言也

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乎其益可知也

或因者引而伸之或作者又如春秋○祕曰因舊文作序例刪定筆削皆成於仲尼○光曰宋吳本或作下更有因字今從李本

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

咸曰天然者聖人也言仲尼之後或道非聖人而有應時造書以救世而明治道者其益亦可知也如孔伋孟軻之流○祕曰故道非若易象之天然雖損益不可增減於乾坤六子也應時

而造若三代之禮樂者損益可知也○光曰天然謂道德仁義應時而造謂禮樂刑政也**或曰易損其一雖惷知闕焉**咸曰易損其一者謂大衍之數虛其一此雖惷愚之人皆知闕之也○光曰惷書容丑江刃用三切**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本百篇令有四十九故曰過半○祕曰言易之六十四若損其一雖愚人可以知其闕者至書百篇漢存者二十九篇得古文又多十六篇其亡過半而習者莫知其義○光曰漢世儒者不知書本有百篇故孔臧與從弟安國書曰令學者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至然也**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歎恨書序雖存獨不如易之可推尋○咸曰易之虛一者非損失之蓋著法然也書失過半者經秦火遺墜之也或人不知其義以為易損一而尚可推書失多而不能知故揚子荅之以下文○祕曰孔子序書存百篇之義而其篇

亡不可復知序易存六十四之次設或亡一即可推而知之是序書不如序易○光曰序謂篇之次序

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咸曰言彼損一者蓋蓍數之法可揲數而用故也○光曰八卦重之成六十四自然之數

如書序雖孔子亦末如之何矣數存則雖愚有所不失數亡則雖聖有所不得○咸曰如書者實失墜之與易不同雖孔子無如之何言不敢虛詐而補之○祕曰彼易卦皆有數亦可以筴數而知焉故也如書序之存而篇亡皆當時訓誥之事不可以虛補故孔子亦末如之何也

昔之說書者序以百敘以百篇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秦焚書漢興采集之酒誥又亡一簡中者先師猶俄而空之令漸亡○祕曰秦皇燔書漢興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空而亡之也據酒誥今無亡脫蓋古文獨存○光曰空苦貢切音

義曰空缺也虞夏之書渾渾爾深大。咸曰渾渾猶淳淳也言虞夏尚有唐風去道未遠淳淳然。祕曰渾渾猶言混混混也謂其淳雅也商書灝灝爾夷曠。咸曰灝灝猶漫漫也言忠質之化制尚疏闊漫漫然。祕曰灝灝猶言浩浩浩也謂其遠大也周書噩噩爾不阿附也。咸曰噩噩猶察察察也言尚文而相撿以禮樂察察然。祕曰噩噩噩猶言諤諤諤也謂其明正也下周者其書譙乎下周者秦言酷烈也。祕曰秦書譙乎不合典訓。光曰李本誰作譙令從宋吳本渾胡本切灝胡老切噩五各切渾渾朴略難知之貌灝灝富大之貌噩噩明直之貌其書譙乎言不足以為書也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嫌五經之難解也。祕曰五經大而奧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光曰覆敷又切地俄而可測則

其載物也薄矣祕曰俄猶俄頃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衆說郛莫有不在其内而能出乎其外者○祕曰不能出其域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訔訔也咸曰誾誾當作狺狺傳之誤也誾誾中正也狺狺犬聲也言聖人由為後世非其道者之所吠也若謂誾誾中正之義則理不通焉○祕曰聖人之作事豈不能使明白如日月乎何使後世之學者徒誾誾貌悅之而不能達其心也誾誾和也和悅之貌○光曰宋吳本訔作誾今從李本訔語巾切訔訔爭辨之貌謂學者爭論是非曰瞽曠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咸曰曠師曠默默審於樂喊咂物聲也○祕曰喊聲也瞽曠之和雅能使默默而識之者必有瞽曠之耳不能齊

聽者不齊之耳狄牙之甘美能使喊而稱之者必待狄牙之口不能齊食者不齊之口猶聖人立言能使服而行者必須賢哲之人不能齊學者不齊之心也瞽曠師曠也知樂者也晉杜蒯云曠也大師也狄牙易牙也知味者也大戴禮曰父管仲任豎刁狄牙韓非子曰易牙為君主味○光曰喊呼覽呼躌下漸三切狄儀狄造酒者牙易牙瞽曠能審正聲而人之耳清濁高下各有所好瞽曠不能齊也狄牙能嘗和味而人之口酸辛鹹苦各有所好狄牙不能齊也聖人能行正道而愚闇邪僻之人相與非之聖人不能止也

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　○咸曰猶易極之精義而見于行事○祕曰猶言百神受職驗在禮樂

遠必有驗乎近　咸曰猶大雅之德及黎庶而本之於己○祕曰猶言百世可知驗在損益

大必有驗乎小　咸曰猶二南獲瑞而由之室家○祕曰猶言天地之動驗在璿璣

微必有驗乎

著咸曰猶春秋之推至隱而顯成法○祕曰猶言履霜堅氷至而驗在弑父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必有中○光曰言雖幽深遠大而不可考驗於今者所謂無稽之言也

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祕曰難乎爲君子○光曰難以明道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祕曰發言成教肆筆成典○光曰解胡買切

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咸曰有所發明如白日所照有所蕩除如江河所滌浩浩洪盛無能當之者○祕曰照之如白日滌之如江河浩浩洪流誰能禦之

面相之辭相適咸曰面相猶面對適往也言面對之時以辭相反也○光曰之亦適也捈中心之所欲咸曰捈引也○光曰捈同盧佗胡二切通諸人之嚧嚧者

莫如言嚍嚍猶憤憤也○祕曰嚍嚍猶聲聞也通衆人善惡之聲○光曰宋吳本嚍作嚍呼陌切吽呼也今從李本嚍音晋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㖧㖧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㖧㖧目所不見忞忞心所不了○咸曰書謂書畫之書㖧㖧猶喋喋忞忞猶勉勉言書畫者所以著古人喋喋之言傳千里勉勉之懷也○祕曰㖧㖧不可知也忞忞自彊勉也古昔難知之迹書以著焉所以記久也千里自勉之行書以傳焉所以明道也自勉者君子勉為君子小人勉為小人也○光曰㖧呼昆切忞武巾切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發成言畫紙成書書有文質言有史野二者之來皆由於心○祕曰心有之言焉書焉是以似之○光曰畫猶圖畫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察言觀書斷可識也○光曰見賢遍切聲畫者君子小

人之所以動情乎咸曰君子所動情者道小人所動情者利各見其言書矣○祕曰情動於中而形于聲畫

聖人之辭渾渾若川渾渾洪流也○祕曰渾渾若大川之流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祕曰聖人之教順則安逆則危○光曰順之則便易逆之則不行

或曰仲尼聖者歟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咸曰言不能曲傳以圖用如范叔蔡澤之為○祕曰范雎魏人也說秦昭王而為相蔡澤燕人也說范雎而代雎為相言孔子不如○光曰不如范雎蔡澤能偶合世俗以求富貴

曰聖人者范蔡乎咸曰言聖人肯為范蔡之術乎

若范蔡其如聖何咸曰范叔魏人干王稽得事秦為相號應侯蔡澤燕人說應侯而代其位為剛成君二子皆以詭術居位其如聖人之道何○光曰仲尼肯為范蔡之行則亦為小

人安得為聖　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雜也　祕曰淮南王安著書二十餘萬言太史公司馬談遷之父也著書五十餘萬言其多知哉何其不純而雜也雜謂安作内書外書又作中篇言神仙黄白之術遷序九流百家雜語　曰雜乎雜　祕曰唯其不純所以為雜○光曰言二書　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　祕曰聖人雖多知皆誠雜也

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　光曰言書不合歸于正

動而愈偽○咸曰贅疾乃身之蠹者也夫書畫與言不由乎經典為道之蠹亦多多矣○光曰言書不合於經知之愈多則愈為害而無用若身之有贅然贅附肉也

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　咸曰揚子著太玄經所謂玄者一也天地陰陽叅比一生三取其三數故有三方三生九故有九州九生

二十七故有二十七部二十七生八十一故有八十一家遂為八十一首故有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一日七百二十九贊而當周天之度一歲之紀節候鍾律星斗五行咸著焉令或人以為孔子述而不作疑太玄不當作故問之○祕曰孔子述而不作太玄何以作

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

言昔老彭好述古事孔子比之但述而不作今太玄非古事乃自成一家之書故作之也或曰孔子述事者有矣然何嘗作書乎○咸曰當孔子之世周室下衰詩書淆亂禮樂崩壞先王之制無一而正者故孔子區區於道以述古事刪詩書定禮樂約史記而修春秋復與諸侯門人更議典制然後各得其所故明道立教盡在是矣何須更作書哉故所以述而不作者蓋此也非不當作之也當子雲之時則不然六經皆更聖人之所定漢興已久稍為諸儒討正故無古事可述而屈身莽朝自非作書著成一家則何以明其道哉○祕曰以為經莫

大於易故作太玄自子辰申子冠之以甲分二十七章為一會八十一章為一統從子至辰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顓頊歷焉此其事則述也作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十一篇此其書則作也○光曰仁義先王之事也方州部家揚子所作也言揚子所作太玄之書其所述者亦先聖人之道耳

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童烏子雲之子也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

九齡而與我玄文顏淵弱冠而與仲尼言易童烏九齡而與揚子論玄○光曰與余茹切與知之

或曰玄何為祕曰旨何歸○光曰為于偽切言為何事而作

曰為仁義咸曰玄言者為仁義而作

曰孰不為仁孰不為義祕曰賢者而言誰不為仁義何必玄

曰勿雜也而已矣純則巧偽息雜則姦邪生○咸曰言如三鄒田

戶吁劇申韓之徒雜以巫祝機祥刑名浮虛而亂俗令太玄獨專於仁義也或曰太玄之專仁義也安在咸曰夫玄之道雖以陰陽節候星斗五行之用然其旨應休咎之占星陽而時數辭從則為休也星陰而時數辭違則為咎也使人知吉凶之來善惡之修豈非仁乎夫義者宜也復使窮渾天之法知人事之紀通變化之本豈非義乎○祕曰引之以天數播之以人事終歸仁義不雜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令玄准之故曰為仁義夫人道則然且天一至地十易道也三摹九劇玄道也玄之准易不亦非乎曰玄之准易非准易之道准易為書也易准天地自天一至地十天地之道備矣玄何為哉易之書准天地玄之書准歷數所以為准易也歷數者天之道也自一至九陽數之極也若類之於易則非矣○光曰則象天地以為人紀異術無從而入

或問經之艱易光曰易移豉切曰存亡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

易咸曰請益可了故易○祕曰若孔子在三十之徒並授其義亡則艱咸曰思益各異故艱○祕曰若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光曰人當作文字之誤也秦火之餘六經殘缺雖聖賢治之亦未易悉通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祕曰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光曰聞其聲詩知其國之興衰庶幾可謂知樂矣○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矣光曰末無也若其聲詩家已廢亡雖札亦不能知也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為不難矣祕曰魯得用天子禮樂盡在魯○光曰監於二代曲為之制事為之防學者習之固無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為難矣祕曰秦燔滅文章以愚黔首禮樂弛廢雖季子何由知之○光曰秦訕笑三代之禮樂屏而去之自為苟簡之制後之學

者求先王之禮樂於散亡之餘誠亦難矣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有上無下猶有君而無臣○祕曰君在位而無輔○光曰秦收諸侯之禮籍獨取其尊君抑臣者存之是衣而不裳也裳而不衣未知其可也祕曰權在臣下不知有君衣裳其順矣乎三桓專魯陳恒滅齊王莽篡漢三姦之興皆是物也○祕曰上衣下裳大順之道○光曰先王之禮其於君臣之際雖不失尊嚴而和樂存焉或問文曰訓訓順也○咸曰言如五經可垂訓者問武曰克克能○咸曰言克定禍亂者○光曰克勝也未達不諭曰事得其序之謂訓順其理也○祕曰五常得其倫萬物得其序文之訓也○光曰經緯天地綱紀四方勝己之私之謂克惟公亮也○祕曰弔民伐罪與天下公共武之克也○光曰勝人易勝己難勝己之私以從於道則人無不勝矣

為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咸曰所為無敢禦者故曰行所動無敢辱者故曰光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祕曰知德者蓋寡安得有光○光曰鮮悉淺切曰我知為之不我知亦為之厥光大矣所謂大人用之不為善惡改常日月用之必我知而為之不為賢愚易光○咸曰所以顏淵不改其樂也○祕曰為而不息其光愈大光亦小矣咸曰君子之不欺闇室而慎其獨何必知之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盍勢諸名卿可幾也盍何不也勢親也名卿親執政者也言何不與之合勢以近名也此義猶王孫賈勸仲尼媚於竈也○祕曰幾近也言何不附勢於有名之卿可以近名也○光曰幾音機下同幾冀也曰君子德名為幾祕曰以德近名○光曰君子所冀者德成而名顯耳梁

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祕曰梁孝王武齊懷王閎趙敬肅王彭祖楚孝王囂非不富且貴也咸不修德而何有成名○光曰惡音烏言四王者非無勢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審子自得而已矣慨夫逐物以喪真而不能求己以絕偽○祕曰子真隱居以德有名豈其附勢於名卿哉河平二年王鳳聘子真嚴君平皆不屈雲陽宮記漢鄭朴字子真○光曰李宋吳本震作振今從漢書或問人曰難知也人之難知久矣堯舜之聖而難任人莊周亦曰厚貌深情○光曰李本難作艱今從宋吳本曰馬難未諭其難所以又問曰太山之與螘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形彰於外視之易見○光曰螘魚綺切垤徒結

切埵蟻壞也言才德之大小著明者易知　大聖之與大佞難也　物形外顯人易察内藏難明○咸曰夫大聖之道廣若天地世莫詳辨故周公未免於流言仲尼猶號於東家者也夫大佞之巧變若形響人罕察識故胡亥也終昧趙高之姦德宗也不悟盧杞之邪人主宜慎之○祕曰若周公忠勤而被流言王莽折節以鼓虛譽　嗚呼能參以似者為無難　神内藏外顯道小機淺故易知○祕曰嗚呼人之難知也若能參之以其似者則無難矣若周公伊尹之聖也豈為不利哉王莽謙恭之偽也豈能歸政哉故曰無難孟子曰伊尹聖人之任者也○光曰李本作能別似今從宋吳本見王參以珉琨參以玉則真偽易知矣　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　論天地人經是德也不為過愆可采取也

○祕曰衍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是德也莊則否是愆也○光曰鄒衍抑淫侈以歸節儉莊周矯浮躁以返真靜其言合於天地人之常道者所謂德也否則皆過言也

愆

欲闕

其義○祕曰問莊何以愆

語君子不出諸口

咸曰恥言之也○祕曰未嘗言君子之道○光曰鄒莊淫誕之語君子所不道也

揚子法言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揚子法言卷五

晉李軌　唐柳宗元　註

宋　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註

問明篇

窮神知化是謂明矣故次之問神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

咸曰明哲之人逆見微隱故施照無窮

遜于不虞

祕曰遜遜順虞度也遜順乎不虞之非理

以保天命

咸曰不虞猶不度也遜順其身故不度之辰遜可捨乎揚子之屈身莽庭亦有謂也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矣故曰邦無道危行言遜○光曰李奇曰常行遜順以

備不虞光謂雖有明智旁照無極不能思不虞之患而預防之使墜失上天福祿之命猶未足以為明也

謨

問明 秘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而遠憂患之虞○光曰論聖賢之明哲

或問明曰微 咸曰夫微研幾極深規於未兆者也○秘曰見之於著何足為明 或曰微何如其明也 咸曰未諭微義疑不為明○光曰嫌其明小 曰微而見之明其誖乎 秘曰微已察之明豈亂哉誖亂也○光曰誖布內反 聽明其至矣乎 在於至妙之人○咸曰言窮微乃聰明至極之美也○秘曰堯曰聰明文思舜曰聞之聰明○光曰聰者聞言察其是非明者見事知其可否人君得之為堯為舜匹夫得之窮神知命才之至美莫尚於此 不聽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 咸曰言不聽不明雖有耳目與無同也○光曰愚者顛倒是非反易忠邪雖有

耳目何與聾瞽 敢問大聰明 咸曰既知微義復問大者 曰眩眩乎惟天為聰惟天為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 目高則無所不照耳下則無所不聞言人高其目則覩德義之經聖人之道下其耳則聽芻蕘之言負薪之說○咸曰眩眩猶杳而冥也書曰天聽明自我民聽明夫天聽之卑而及於民則耳可謂下矣故明王之所以不棄市井商賈之言者蓋此也闇主則不然○光曰音義曰眩胡涓切眩眩幽遠貌光謂物之視聽局於形聲天則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發於心者天必知之故無若天之聰明也目高所以見遠耳下所以聽卑 或曰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歟是何師歟天下小事為不少矣 巧歷所不能算 每知之是謂師乎 祕曰小事甚多每人知之豈皆師乎 師之貴

也知大知也祕曰賢者志其大者大知聖人之教○光曰知天地人之大道小知之師亦賤矣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故不貴也○光曰相雞狗奕棊蹋鞠雖妙何足師乎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光曰過古禾切或曰亦有疾乎光曰問揚子亦有所惡乎曰摭我華而不食我實華者美麗之賦實者法言太玄○咸曰門與華謂法言室與實謂太玄言孟子七篇與法言為教一也但無太玄爾註以華為賦實亦為法言恐非其意○祕曰孟子與子雲俱遊於聖人之門而不與同入室孟子不言易而子雲準易是以謂之夫易者禮法之所宗仁義之所本孟子言其敎故曰摭我華不言其易故曰不食我實孟之時力言仁義時君猶謂迂闊何暇言易乎今揚譏之示人之宗本耳○光曰摭音隻拾也皆謂小知浮淺之人不能窮微探本或謂仲尼事彌其

年蓋天勞諸病矣夫祕曰仲尼彌年行教蓋天勞之其病夫○光曰彌終也言仲尼終身栖栖汲汲未嘗無事蓋天勞苦之亦困病矣莊列之論如此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咸曰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法夫天者也如是則天亦勞何病之有○光曰天日行一周踰一度未嘗休息何病乎天樂天咸曰所以運行無窮聖樂聖咸曰所以歷聘不暇○祕曰天聖非所病則自然樂其道矣○光曰言天聖各得其道行之自樂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言凡鳥獸之不可得而鳳麟亦猶凡夫不可強通聖人之道○祕曰疑夫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光曰言鳥獸不可為鳳麟猶庸人不可為聖曰羣鳥之於鳳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祕曰形殊性別豈羣人之於聖

乎鳥獸大小形性各異人之於聖腑藏並同○祕曰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豈有異乎所不同者惟道耳○光曰聖人與人皆人也形性無殊何為不可跂及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盍去諸祕曰聖道不益於庸愚之人讀其書而庸其行何不去之○光曰去邱莒切言俗儒雖讀聖人之書而所行無以異於庸人盍去此俗儒乎曰甚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阬也咸曰言讀之尚有聞聖人之道者去之則雖無所行復無所聞矣阬猶陷也言聖人之道陷矣○光曰李本阬作抗五官切今從宋吳本言俗儒雖不能行聖人之道猶得聞其道而傳諸人愈於亡也若惡其無實而遂去之則與秦之阬儒何異哉阬秦者非斯乎投諸火斯李斯○咸曰陷聖人之道於秦者李斯也非惟陷之復投於火以滅之

也此猶仲尼不去其羊以存告朔之禮○祕曰阬秦使不有王道者非李斯子以書籍投諸火○光曰斯此也言諸儒之所以見阬於秦者亦以聖讀庸行好横議以非世故秦人深疾之并其書焚之若使秦之法遂行於世則聖人之道絕矣或問人何尚曰尚智祕曰仁義禮信非智不行易曰智崇禮卑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尚曰昔皐陶以其智為帝謨殺身者遠矣咸曰謨謀也皐陶為士與帝舜謀其治道何殺身之有○光曰陶音遥箕子以其智為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咸曰洪大也範法也周武王既殺紂以箕子歸作洪範言天地之大法後封於朝鮮何殺身之有○光曰飾智為邪貪利徇名則殺身用智明道時然後言何害之有仲尼聖人也或劣諸子貢祕曰叔孫武叔陳子禽皆有是言子貢

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精明○咸曰論語云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此所以廓如於戲光曰宋吳本作烏呼令從李本於音烏戲火吳許宜二切

觀書者違子貢雖多亦何以為慎哉咸曰言無慎於子貢之明師道也○光曰李本慎作咸屬下章令從宋吳本違子貢謂若老莊之徒不知聖人之道難知而不可及遂從而非之此觀書者所宜慎也

成湯丕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丕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丕乎咸曰由七十里王天下○祕曰由小國而成王業孟子曰湯以七十里丕大也

革夏以天不亦承乎咸曰順天應人○祕曰革夏命以順乎天書曰天命殛之承奉也

淵懿祕曰問文王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咸曰淵深也夫易極深研幾寖

以光大不亦懿乎咸曰寖漸也懿美也言三分天下有其二漸也決虞芮訟至武王卒成大

勲光大也或問命祕曰世稱修短之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為也祕曰

天命壽夭非人所為人為不為命咸曰夫可為者非謂之命請問人為咸曰問何以謂

之人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是人為也○咸曰為

而死亡暴虎憑河之類非命也人為之○祕曰育因善而生存因惡

之則存棄之則亡殘之則死釋之則生豈命也哉命不

可避也祕曰天之降年有永有不永不可避也世以祈禳之術修煉之要徼望延永蓋溺於貪生者為

之也○光曰人事可以生存而自取死亡非天命也

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

祕曰顏回冉耕皆早亡何也語曰冉伯牛有疾○光曰言顏淵冉伯牛非不知修人事而顏淵早夭伯牛惡疾何也

曰以其無避也

咸曰言顏淵冉牛皆早亡者非其為之蓋降年不永所謂天命不可以避也

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

自詒伊慼○咸曰言若立夫巖牆之下以徵病招死此自為之豈所謂命乎故禮不登高不臨深者也○祕曰處乎危嶮動為病之徵行為死之招豈曰命乎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光曰巖牆欹危欲崩之牆也

吉人凶其吉

祕曰吉人以吉為凶故能常吉誠慎之至也○光曰楚莊王以無災為懼曰天豈棄忘寡人乎是得吉猶以為凶也

凶人吉其凶

祕曰凶人以凶為吉故至大凶不懲不勸之至也○光曰紂淫

虐將亡災異並臻而曰我生不有命在天辰乎辰歎時逝也是廢人事而任天命得凶而以為吉也○咸曰日月所會謂之辰曷來之遲去之速也祕曰言時之難會也郭璞云辰亦時也君子競諸進德修業欲及時也○祕曰君子無所競必也為道亟於時也謣言敗俗光曰李宋吳本謣皆作譊女耕切字書譊小聲也○咸曰譊邪也音義曰天復本作謣音于妄言也令從之光謂妄言者不知而作惑亂後生故敗俗也謣好敗則光曰妄好非聖之書敗先王之法姑息敗德祕曰謣言小言也小言之敗風俗小好之敗法則苟安之敗德本傳曰雖小辯終破大道管子曰凡民之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姑息苟容取安也○光曰姑且息休也宴安鴆毒故敗德君子謹於言祕曰非法不言慎於好祕曰上好之則民為之

亟於時祕曰亟急也不可苟安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光曰亟紀力切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瞶也雷風非不烈不能動聾瞶聖教非不服不能化頑嚚○祕曰帝堯在上不能化四凶○光曰瞶五怪反言忘息之人天所不能福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諭曰未之思矣曰治則見亂則隱隨時之義美之大者治見亂隱鳳之德也○光曰見賢遍切舊本未之思矣曰治則見光謂曰衍字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君子潛神重玄之域世網不能制禦之○祕曰樂聖高邁小人安能制之○光曰故書篡作纂音義曰後漢書逸民傳序引揚子作弋者何篡宋衷註云篡取也鴻高飛冥冥雖弋人執繒繳何所施巧而取焉今篡或為纂誤也光謂逆取曰篡鷦明遴集食其潔者矣遴集者類

聚羣遊得其所也鷦明非竹實之潔不食君子非道德之禄不居○咸曰遴行難也猶憚也明當為鵬鷦鵬南方神鳥似鳳也言鷦明冲天而去憚集於世蓋其食潔而然也此因上文稱鳳之在亂則隱故舉鴻冥儁潔以為之擬爾夫鳳非竹實不食非梧桐不棲註以鷦明非竹實不食又以遴集為類聚羣遊皆非矣夫鷦明為神禽當冲天遠去故下篇亦云鷦明冲天不在六翮乎此之謂也類聚羣遊而集者常鳥爾安可謂食其潔哉○祕曰鷦明似鳳南方神雀難於翔集蓋非潔不食者也君子非其道不食其禄遴行難也○光曰鷦音焦遴良刃切音義曰說文曰東方發明南方鷦明西方鷫鷞北方幽昌中央鳳凰又司馬相如傳云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又樂緯曰鷦鵬狀如鳳凰光謂說文明及鵬皆古文鳳字也鳳鳥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

鳳鳥蹌蹌匪堯之庭蹌蹌者步趾之威儀也言其降步于堯之庭非堯之庭則不降

步也○祕曰治則見非堯之庭乎○光曰跲七羊切亨龍潛升其貞利乎貞正也利者義之和美龍潛升得正之和○光曰言龍之所以能亨者豈非以其有正利之德乎或曰龍何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得潛之正可而升不亦利乎得義之和潛升在已用之以時不亦亨乎行止不失其所得嘉之會○祕曰隱以正升以義用以時龍德之通也或問活身咸曰問何以安生其身曰明哲祕曰明哲以保其身或曰童蒙則活何乃明哲乎咸曰言童蒙無知者亦能活何必明而哲○光曰言愚者乃所以全生若莊周論櫟社支離疏曰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慎其身也祕曰君子所以貴而異於童蒙者亦曰用明哲保慎其身也越曰也如庸

行翳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咸曰庸愚也翳塞也衝衝多也言庸愚塞路多多而活者此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不貴之○祕曰翳路言多也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楚人龔君賓龔長倩○祕曰龔勝龔舍皆楚人也並著名節世謂之楚兩龔漢哀帝時俱為諫議大夫老馬不復仕莽以太子師友祭酒迎勝不食而卒言其絜中清矣蜀莊沉冥祕曰莊遵字君平蜀人也晦迹不仕故曰沉冥○光曰三輔決録曰君平名遵光謂沉冥言道德深厚人不能測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茍見不治茍得所謂沉冥也○光曰見賢遍切養諸内而晦諸外不茍徇名而求利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祕曰隱肆成都久幽也雖隋侯之珠和氏之璧豈加於才珍哉舉兹以旃不亦寶乎咸曰旃之也言舉此

諸德以讓之莊亦寶也何脩和之有吾珍莊也居難為也人所不能非難如何○咸曰言居莊之道為難也○祕曰莊通歷數以才自居他人之所難○光曰吾所以重莊以其居身之道人難能也

不慕由即夷矣何兔欲之有許由伯夷無欲之至既不可害亦不可利○咸曰言莊君平非慕許由即慕伯夷爾何利欲之能動○光曰宋吳本兔作利令從李本兔士衒切貪也

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祕曰莊周列禦寇之徒皆有是言未知信否

曰好大者為之也祕曰好大言者為此無其實

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祕曰由隱者也無所求於世其行止此耳

允哲堯儃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咸曰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者天與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

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由此言之堯豈先讓由而後舜哉故揚子謂堯以允哲之道禪舜豈輕之於許由也○祕曰詢事考言三載乃命陟位是堯禪舜之重也○光曰儃與禪同蟬戰切光謂信以堯禪舜之重為智則必不輕授天下於由矣好

大累克巢父灑耳不亦宜乎累積也克勝也積大言以相勝○祕曰累刻猶累日也好大言而累日滋久以至相傳稱巢父洗耳莫辯其偽不亦宜乎逸士傳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逃之巢父聞而洗耳於河濵○光曰宋吳本克作刻灑作洗今從李本灑音洗

靈場之威宜夜矣乎靈場鬼神之壇靈壇所以為威可宜夜不可經白日○祕曰靈壇鬼神之威施於莫夜則見怵虛誕累久之說施於庸常則見信靈場猶靈壇也○光曰妄言可以欺愚不可以誣智

朱鳥翾翾歸其肆

矣朱鳥燕別名也肆海肆也○咸曰周禮玄鳥氏司分蓋燕也玄黑也周禮以黑鳥為燕此註以朱鳥為燕非謂矣朱朱鳥隨陽之鳥謂鴈也鴈以時來時往何獨燕哉肆非獨海蓋其南北所止之區肆○祕曰朱鳥鴈也翾翾飛貌肆其所止集之肆非歸其肆傷時之言也南方朱鳥羽蟲之長大戴禮云羽蟲三百六十鳳為之長是也○光曰翾許緣切音義曰朱鳥往來以時不累其身放肆自遂

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取其春來秋往隨時宜也○祕曰時之治可來則來時之亂可往則往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歟不愆寒暑之宜能審去就之分○咸曰夫人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朱鳥之若哉○祕曰君子在治在亂若鳳

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韓非作書說難是也而西入關干秦王伏

劒死雲陽故曰何反○咸曰韓非時作孤憤五蠹說難之書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於秦秦王見之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秦因急攻韓韓王始遣非使秦秦王方欲任用之而為李斯姚賈毀害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遺非藥自殺註謂入關干秦王伏劒死未知其據也○祕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作說難之篇本以知說之難而免於咎耳而竟下吏死於秦卒如其言何相反耶司馬遷曰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光曰說音稅

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咸曰言非徒知說難而不能行說難故所以死也○光曰宋吳本無其字今從李本探人心而求合則無所不至適足取死

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咸曰猶孔孟方枘圓鑿豈所以憂不合哉○祕曰用之行而舍之藏何憂之有○光曰確乎守正不移貌

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祕曰夫不以禮義而惟以談說伺主之顏色憂其不合則邪佞詭譎無所不至宜其死也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咸曰言韓非憂說不合為非乎○祕曰或曰非謂韓非○光曰宋吳本作非憂說之不合非邪令從李本邪余遮切曰說不由道憂也咸曰言說人不以聖人之道此君子之所憂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譏本自挾詭憒以說秦○咸曰言說人以道而不合則猶仲尼去魯孟軻舍梁何憂之有韓非則不然故所以卒死於說難也○祕曰說以道而不見用繫乎時君己則何憂或問哲曰旁明厥思咸曰旁廣厥凡也言凡所思慮廣能明悟而歸諸正者之謂哲○祕曰所思皆明也五行傳曰明作哲○光曰欲知聖人之道宜廣厥思問行曰旁通厥德動情不能得由一塗由一塗不可以

應萬變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惟旁通乎○咸曰言凡所立德廣能通達而貫諸道者之謂行○祕曰旁通其德而行之曰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光曰欲行聖人之道宜廣其德

寡見篇

咸曰聖人之道嘉善而矜不能故明哲極矣宜矜乎未至者所以寡見之誨次之問明

假言周于天地遐遠周徧○光曰李宋吳本假作遐今從漢書光謂假當作徧假贊于神明咸曰五經之旨幽弘橫度絕于邇言咸曰言幽深弘大之間縱橫量度之制皆絕去近言始得諸正○祕曰贊于神明以通其幽周于天地以範其弘縱橫制度絕去邇言○光曰橫者言其廣度猶度絕言其高絕于近言言去之遼邈也譔寡見祕曰述聖人遐遠之言以悟淺近之惑○光曰疾世人蔽於近小而遺其遠大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偭焉祕曰遐一本作假古字也我寡見人之好遠者惟邇文則視邇言則聽至於論遐遠之道則背焉所謂舛馳者也偭背也離騷曰偭規矩而改錯○光曰偭通箭彌兖二切或曰曷若茲之甚也先王之道滿門言此談過也學先王之道者亦滿門耳○光曰言學先王之道者所在滿於師門不為少曰不得已也得已則已矣祕曰時有策試選補故學者不獲已也如得已則各至其所至矣所至邇文邇言○光曰宋吳本作得已則至矣今從李本得已而不已者寡哉夫以策試而後學者為官也得不策試而好學者為己也為己之學也內為官之學也外外之與內由南之與北相去甚遠是以慨其少也○祕曰不為補試而不已於聖人之道者寡哉好盡其心於

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咸曰盡心於異端揚子所疾也○祕曰不入于韓莊則入于楊墨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祕曰一槩諸聖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君子多聞見而心愈真也小人多聞見而情愈偽也○祕曰學非而博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咸曰美善也猶仲尼夾谷之會屈齊侯去裔夷之樂從盟好之會○光曰詘與屈同如往也往就賢人謀之則彼將屈人之心以從正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詘道以從人咸曰猶商鞅屈帝王之道從秦孝公以强國之術○祕曰謀為國君謀也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為辯說天者莫辯乎易惟變所適應四時之宜○祕曰

天有五行六子十數三才備乎易

說事者莫辯乎書

尚書可論政事○祕曰二帝之德三王之業政事隆殺備乎書

說體者莫辯乎禮

咸曰事之體也○祕曰經三百儀三千各正其體者備乎禮○光曰禮主上下之體

說志者莫辯乎詩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祕曰四始六義發揚其志者備乎詩

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屬辭比事之義○祕曰傳體有三例情有五不失其理者備乎春秋○光曰明事理之是非

捨斯辯亦小矣

咸曰捨五經皆小說也○光曰宋吳本辯皆作辨今從李本

春木之芚兮援我手之鶉兮

春木芚然而生譬若孔氏啓導人心有似援手而進○咸曰芚猶盛也鶉猶美也○祕曰天氣之春使羣木芚然而盛孔子之道使羣士翕然而興援我手相與游處之鶉乎而安之鶉猶言淳也莊子曰聖人鶉居而鷇食尸子曰尧鶉居

○光曰李本芒作芒今從宋吳本芒徒渾切援音爰

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

咸曰言去仲尼雖遠而其人如在○祕曰去孔子已五百年服行其道常如存在按孔子以魯哀十六年卒至漢甘露元年子雲始生凡四百二十八歲後天鳳五年子雲卒去孔子凡四百九十八歲言五百歲者舉其成數

或曰譊譊者天下皆訟也奚其存

祕曰令之學者譊譊然爭訟其道之是非也何謂若存譊譊爭聲也○光曰李本訟作說今從宋吳本譊女交切

曰曼是為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

其義雖存言天下無復能尊用聖道者久矣○咸曰曼猶不也亡猶去也久猶遠也不是為猶徒是為也言譊譊者徒是為天下雖去聖人遠然其道尚存安能亂哉○祕曰曼無也令之學者無如是為之也以其去聖逾遠而不能自悟故也○光曰音義曰曼莫半切曼是為者言無能求其是者而

從之天下之無聖人已久矣故衆說無所折衷相與爭訟呱呱之子各識其親祕曰無他知○光曰呱音孤譊譊之學各習其師祕曰但然其師而已非師則爭班固曰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咸曰赤子雖識親因其愛而不知禮之序末學雖習師溺其說而不明道之正然苟能精而益精之則聖與雜其道當各辨於其中矣若秦儀荀孟皎然自殊○祕曰精是者是精之精非者非精之各在其中矣○光曰宋吳本是作各今從李本聖人之道布在方策賢者得其大不賢者得其小各得其一端而不能粹美若有人精心以求其是不離其中矣

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璵璠不作器祕曰璵璠寶玉也器圭璧書曰如五器卒乃復周禮曰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光曰璵以諸切

播符袁切言不文典謨不作經祕曰言之有文如天之有象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仲尼祖述堯舜之文其典謨所以作經○光曰言文之不可以已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

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祕曰司馬遷以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明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言道家以旨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是謂不如老子之約也班固曰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其所蔽也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祕曰果如是言則周孔非惑則賊矣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無訓解故○光曰李本無經字今從宋吳本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

從而繡其鞶帨惡在老不老也鞶大帶也帨佩巾也衣有華藻文繡書有經傳訓解也文繡之衣服分明易察訓解之書灼然易曉○祕曰鞶大帶也帨佩巾也所以備物而為飾也言古之學者存其大體所以易也今之學者有經傳章句如華藻繡鞶帨其文彌繁所以難也安在老易而不老難哉班固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記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光曰鞶音盤帨音稅惡音烏鞶帨已是外飾又從而繡之言章句華多實少

或曰學者之說可約邪疾夫說學繁多故欲約省之也

曰可約解科言自可令約省爾但當使得其義旨不失其科條○祕曰

可以約解科之章句令不繁○光曰解科闕或曰君子聽聲乎曰君子惟正之聽亦聽爾但不邪荒乎淫佛乎正沉而樂者君子弗聽也佛違也沉溺也學記曰其求之也佛子夏曰令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光曰樂音洛或問侍君子以博乎祕曰博弈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咸曰言君子坐則有正言飲則有正禮侍之者得聽而觀焉何事於博弈○光曰焉於虔切或曰不有博弈者乎咸曰謂君子言禮之外豈無博弈之事乎○祕曰據論語有之曰為之猶賢於己爾令之所論自謂侍君子也○咸曰此文本連下句意未終不當於此註之兼註語大與正文不類頗失揚旨弗敢削去解之於下侍君子者賢於己乎咸曰賢猶勝也言為博弈者但

勝於無所用心而已爾夫侍君子亦止勝於無所用心而已乎言不然也○祕曰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蓋為庸常不學之人以小道諭之耳令侍君子豈賢乎已於博弈者哉○光曰已者止而不為

君子不可得而侍也人師難逢也侍君子晦斯光窒斯通祕曰窒塞亡斯有辱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已也咸曰言但患君子不可得而侍如得侍之有此諸益豈特勝於無所用心而已哉○光曰宋吳本有作存令從李本

鷦明冲天不在六翮乎咸曰鷦明解見問明篇○祕曰翮翼之勁羽○光曰明亦當作明拔而傅尸鳩其累矣夫拔鷦明之翼以傅尸鳩不能冲天適足以累耳諭授小人以大位而不能成大功也又言學小說不能成大儒○祕曰尸鳩鴶鵴也言以聖人之道使小人行

之適足增其累耳○光曰累鄰墜切小人儒竊聖人之道以自售適足以為其身之累耳

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乎方雨流乎淵其事矣乎言此皆天之事矣人不得無事也天事雷風雲雨人事詩書禮樂也○祕曰此皆天之行事者乎自然之理也道家流以無為無事為自然不知有為有事亦自然也徂往也方四方也○光曰天猶不能無事況在於人安得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魏武侯與吳起浮於西河寶河山之固起曰在德不在固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祕曰史記魏武侯曰美哉山河之固此乃魏之寶也吳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

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武侯曰善固險固也美哉是言使起兵法常以德為主則太公呂望何以加之○光曰李本作使起之用兵令從宋吳本惜起之用兵多尚狙詐不能充其言也

或問周寶九鼎寶乎祕曰即禹貢金九牧所鑄之鼎成王定于郟鄏故為周寶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道存則器不亡道亡則器不存○祕曰人君有德則鼎器為寶○光曰人能以休明之德取之則信可寶矣苟以姦回強暴而取之雖得九鼎奚足寶哉

齊桓晉文已下至於秦兼其無觀已咸曰孟子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故此言其與秦皆無所可觀也○祕曰二霸而後至于秦兼六國而有天下無所觀焉已辭也○光曰言皆尚詐力不以其道而得之雖強大無足觀也

或曰秦無觀奚其兼咸曰言秦無以可觀則何以能兼有天下

曰所謂觀觀德也咸曰言所謂可觀者觀其德爾秦何德之有如觀兵開闢以來未有秦也秦以兵兼而不以德莽以詐篡而不以道言秦兵之無可觀則莽之篡不言可知○咸曰此正文之意以止論秦兵之由而注兼王莽亦猶蛇足矣且云莽以詐篡不以道夫豈有以道篡人哉甚非謂焉○祕曰賈誼曰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兵之盛也○光曰自古未有能以兵力獨兼天下如秦者

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揚子貴儒學而賤兵強魯國常為齊楚所侵故譏問之○祕曰削土國弱也○光曰儒必言益人之國何魯多儒而日削弱

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奠枕于京皇皇歸美安枕而卧以聽於京師○祕曰皇皇美也奠定也定枕猶言安枕也四海皇皇美盛安枕無虞歸仰于京師○

光曰四海既平則王者安枕于京師

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

祕曰章章宜為幛幛蓋古通用也幛幛懼也魯定公十年與齊景公為夾谷之會孔子攝相事景公懼遂歸所侵魯鄆讙龜陰之田

魯不用真儒故也

祕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使定公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言不聽用孔子故也

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

萬物將自賓○祕曰孔子使魯安行王道而諸侯強者覇業而已是無敵於天下

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

濟渡也言渡大海在舟船興大治在禮樂○光曰濟謂所以得濟

航人無楫如航何

祕曰濟巨航者大海也如無楫柁之利以翼之其如航何猶富大國者衆民也如無禮樂之具以治之其如國何○光曰海以喻艱難航以喻國航人以喻儒楫以喻勢位

或曰奔壘之車沉流之航

可乎言治國及修身者如車奔舟覆故欲救之祕曰車之奔敗航之沉溺○光曰奔壘謂馬驚逸抵敵壘者可謂可救乎曰否咸曰言用奔沉之車航則不可○祕曰不可也或曰焉用智夫智者貴能解患救難也今有患難不能解救故曰焉用智曰用智於未奔沉言奔沉吾猶人也必也使無奔沉祕曰智者用於未然之前○光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御災在於未發思患在乎預防○光曰言不足以為智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航傾則人危法亂則國亡○祕曰航安則其流安矣國安則其人安矣惠以厚下民忘其死咸曰言君以恩惠厚養其下則民忘其死以報之忠以衛上君念其賞咸曰言臣以忠勞衛翼其上則君思行其賞以及之○祕曰言速報之効

也

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欲上必以其言下之欲先必以其身後之處上而民不重在前而民不害誠哉是言也祕曰讓之尊也○光曰言志不在於取而自得之乃可貴也

或曰弘羊摧利而國用足盍摧諸祕曰漢武以桑弘羊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盡籠天下貨物而均輸平准之一歲之中帛五百萬匹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故曰國用足曰譬諸父子為人父而摧其子縱利如子何有若譏十二之稅揚子貶摧利之例○祕曰子足父孰與不足卜式之云不亦匡乎祕曰匡正也時大旱卜式曰獨請烹弘羊天乃大雨式之所云不亦大正之乎

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

簫韶矣祕曰秦毀滅禮義專任刑法譬如琴瑟作鄭衛之調而使夔因以鼓之不能致正聲矣言慘酷之法不可以致和平也韶舜樂也鼂錯曰秦法令煩慘刑罰暴酷夔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光曰調徒弔切言必應更張

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咸曰李斯上言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故時獨得存其周易而已此抱周書者蓋易也言人有居秦之世獨抱周之易可益乎○祕曰周之書若周禮周樂周書周頌周易春秋之類傳曰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曰舉世寒貉狐不亦燠乎貉狐之裘於體溫燠○咸曰言貉狐一裘於體雖燠不能救天下之寒周易一經於時雖存不能勝天下之暴○祕曰舉世方寒服貉裘狐裘之衣亦可以禦寒而迴燠猶秦世之酷抱禮義之教亦可以漸迴正治○光曰天下無道而獨得先王之術可以自治矣

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矣言秦燒詩書坑儒士於湯火之中但苦太熱耳此謂或人戲嘲揚子辭○祕曰何必貉狐之為燠若用湯火亦燠矣猶言何必周書之為治若用刑法亦可治矣○光曰言用秦之法以治秦之民亦孰敢不從曰燠哉燠哉時亦有寒者矣歎其秦之無道也時亦有寒者謂四皓隱居尸子避地斯皆清涼其身不燠秦之湯火○祕曰歎湯火之燠非所謂燠也天時自有大寒矣○光曰非其時言雖不得已一時暫從而中心不服終致乖亂而望之非其道而行之亦不可以至矣天由其時人由其道非時之夏望之不可見非道之正行之不可至○祕曰非其夏時而以湯火望其燠非其正道而以刑法行其政至治不可以至矣言秦法一時之利非素治也○光曰用秦之法以求治猶冬而望生春而望穫之燕而南適楚而北

終不能致**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法酷矣吏又毒之○祕曰秦之法度本以刑罰決斷為本而秦之有司乃以慘酷為能是負其法度矣刑法志曰秦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光曰秦法雖酷亦志在於求治而有司又為文巧以亂之**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祕曰聖人以禮義為法度是負之矣**秦宏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亦宏矣**咸曰言天地以生育為本秦以殺戮為本是違天地亦大矣秦欲以萬世君之天地止以二世滅之是違秦亦大矣○祕曰天地生五行之性而仁義禮智信備矣秦毀滅之專任刑法是大違天地也秦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止二世而亡是天地違秦亦大矣刑法志曰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

揚子法言卷五